



SOPHIE SCHOLL

索菲·朔尔^{*} 最后的日子

文 / [德国] 弗雷德·布莱纳斯道尔夫 译 / 杨 慧 李 菡

1 序幕

片名: 索菲·朔尔最后的日子

画外音: 比莉·霍丽黛演唱的爵士歌曲《甜心》。^{*}

2 朔尔的公寓, 厨房, 夜/ 内景

索菲和吉塞拉·舍尔蒂林格在收听无线电接收机(不是民用收音机)里的敌台。当时英国 BBC 广播电台——还有 BBC 转播的美国之音——主要播放爵士乐类的流行音乐。这种乐曲在德国是禁止的, 所以, 两个年轻姑娘几乎把耳朵贴在接收机上偷听。正在播放的是《甜心》。索菲的眼里闪着陶醉的光芒, 她看到吉塞拉也被感染了。两人随着乐曲节奏敲着桌面——

索菲: 马上就该她唱了。

一阵萨克斯管独奏。索菲摹仿着吹奏萨克斯管的姿势, 就像现今的女孩子空手弹吉他那样。接着比莉·霍丽黛开始唱。两个姑娘断断续续地摹仿着比莉, 开心地笑着。

Sugar, I call my baby my sugar ...

Funny, he never asks for my money
.....

又接着是一段“高昂激情”, 特别清晰、完整的唱段——

I made a million trips to his lips,
If I wherever be ...

因为最后一句话听不清, 两个姑娘打磕巴顿住, 随后大笑——

Cause he is sweeter than,
Chocolate can be to me.
He's confectionary ...

.....

又是打磕巴和大笑。索菲看了看闹钟, 意欲关机——

索菲: 抱歉, 吉塞拉, 我得走了。
吉塞拉拉住她——

* 译自《索菲·朔尔最后的日子》(德国, 法兰克福, 费舍尔·塔申布赫出版社, 2005年3月) 一书。这个剧本于2004年用了29天拍摄完毕。第一版毛剪片包括了剧本中所有场面和对话, 全片长180分钟。2005年上映的院线版, 因为时间太长, 比第一版缩减很多。这里刊载的是第一版剧本。本刊略有删节。——编者

吉塞拉(请求地):再待会儿。

索菲笑。又坐下,继续随乐曲击节。

索菲:黑人就是唱得好。像杜克·埃林敦和康蒂·巴希……

吉塞拉:还有萨奇莫。

索菲:还有艾拉!

吉塞拉:蒂丝·吉勒斯皮……

索菲:还有比莉!她是最棒的。

唱词段落结束了。索菲关了收音机,叹了口气——

索菲:没准儿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在慕尼黑亲耳听到比莉的演唱会呢。

吉塞拉:那敢情好。

索菲:我真的该走了。

吉塞拉:你也太急了。

索菲拿起一个装了一些东西的公文包。吉塞拉看着她,意识到索菲并不是去赴约会——

吉塞拉:哦,明白了!

两个姑娘哼唱着那支爵士曲,离开了索菲家。

3 施瓦宾格的弗兰茨-约瑟夫大街,夜/外景

为了防空袭,城里实行灯火管制,街上没有路灯。索菲和吉塞拉互相拍了一下手,彼此告别。

吉塞拉:好,明天中午12点英国公园见。

索菲:是在海洋馆前面吗?

吉塞拉:对。叫汉斯给我电话。

索菲:我告诉他。

吉塞拉:他气儿消了吧?

索菲:你也真不该那样对他发脾气(笑着)。不过,他气也消了不少。

两个姑娘分手,各自朝相反的方向走去。我们跟在索菲后面,在施瓦宾格城的夜色里走着。

4 画室,夜/外景

索菲悄悄走近一个半地下室的画室大门。她小心地四下看了看,然后按约好的暗号敲门。

5 画室地下室,夜/内景

索菲进屋随手关上门,给她开门的汉斯转身又去继续工作。

汉斯:到底搞来了!快把信封都给维利。快点儿……继续干……

汉斯·朔尔、亚历山大·施莫莱尔(舒立克)和维利·格拉夫正忙着印传单。

我们随着索菲的眼睛,观看着屋里的情景:这天夜里,屋里的几个年轻大学生沉浸在紧张和狂热之中。汉斯站在一台小型手摇油印机旁,抓着摇把在印刷。舒立克一边把一种叫“吸水笺”的白纸不断送到油印机里,一边把印好的传单放到一旁。格拉夫坐在一张桌旁,用打字机把面前的小本子上的地址,一一打印在一堆信封上,上边都已贴好了一张印着希特勒头像的8芬尼邮票,再把传单装进去,胶粘封口。

索菲从包里又取出大约有200个新信封,递给了维利·格拉夫。

维利:就这么多?

索菲:就剩下这些。再多的没看到。

维利把新信封拿到打字机旁,准备打印地址。索菲拿起一张传单,迅速浏览着,小声念着,皱起了眉头——

索菲:“我们的人民被大批士兵在斯大林格勒战死的事实震惊了。33万男人

被那个一战二等兵 的伟大战略, 不负责任地驱向了死亡和堕落。元首啊, 德国人民怨声载道。这, 我们要功归于您了! 还要把我们的军队交给一个半瓶子醋军事家玩吗? 还要让我们活着的青年们再去为一个水平极低的政党做炮灰吗? 不, 绝不可能! 现在是最后清算的日子了!”

索菲迅速浏览传单。

索菲: 你们把胡伯尔教授写的那段删掉了?

维利(朝汉斯点了点头): 汉斯。

索菲: 胡伯尔知道吗?

汉斯: 他很生气。不过, 我不愿意去吹捧德国国防军。

舒立克: 反正只是一句话的事。

维利: 还可以再加进去嘛。

汉斯: 索菲, 帮一下维利, 我们马上就干完了。

维利(冲着索菲): 维也纳, 慕尼黑, 那儿是奥古斯堡的。

索菲帮忙干着。镜头打向装好的信封。有慕尼黑的, 也有要发至维也纳和奥古斯堡的。

一组印传单、装信封的镜头。

维利打好了最后一个信封。还剩下很多传单。

维利: 真就剩这么几个信封了吗?

索菲: 对。

维利: 见鬼!

最后几页传单从油印机里飞出来。舒立克把它们放到桌上。

汉斯: 完了。把信分好, 底稿毁掉。

油印机的把手被放下。景深处, 汉斯把机器藏到了画具下面。索菲从橱柜里

拿出半瓶酒。舒立克把那些用过的, 黏上油墨的底稿, 用一张《民族观察家》报卷起来, 塞进了上衣口袋。

舒立克(大笑): 我要把它扔进盖世太保党部附近的邮筒里。

索菲: 不过, 要贴上你的名片。

汉斯(做鬼脸): 那明天我们就和名片、传单一起上《民族观察家》报了。

舒立克: 然后呢, 所有的没钱看戏的人都会拍手叫好了!

大家笑。索菲分完了信封。维利把邮票递给汉斯, 汉斯把邮票装进了他的文件包。

维利: 呶, 剩下的邮票。

汉斯: 多谢。

索菲从橱柜中拿出酒杯, 拔掉酒瓶上的软木瓶塞, 在四个酒杯里各斟上少许红葡萄酒。然后点了一支烟, 吸了一口, 又递给汉斯。汉斯也吸了一口, 然后递给舒立克, 然后再传到维利手里。维利指着桌上没装进信封的几摞传单——

维利: 这些剩下的怎么办?

汉斯拿起包好的剩余传单——

汉斯: 这些我明天散发到大学去。

一阵沉默。大家都感到有些意外, 包括索菲在内。

维利(警告的口气): 你疯了?

汉斯(强调的口气): 维利, 小子, 别忘了前不久女大学生在德意志博物馆闹事儿, 那阵势几乎已经白热化了。

指希特勒。——译者

1935—1945年的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是阿道夫·希特勒。——译者



维利: 所以,此案在盖世太保那儿是一级立案。再说我们的传单又贴得到处都是了!

舒立克也觉得此事相当不妥——

舒立克: 汉斯,我们先把这些传单藏在那后边,等有了信封再发。

汉斯: 洛阳纸贵。没有信封了。

维利: 夜里往墙上贴东西都已经够危险了,你还要光天化日之下去大学散发传单?你做梦呢?

汉斯: 维利,现在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了,我们该让这个城市觉醒了。

维利(打断他的话): 眼下,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学校里到处是纳粹冲锋队的探子。

舒立克本来在沉思,但是汉斯的想法似乎打动了。他。

舒立克(做鬼脸): 要是这会儿布尔什维克来了,肯定一抓一堆懦夫。

维利(对舒立克): 你可是最恨布尔

什维克的。汉斯,这太冒险,万万使不得。

汉斯: 我可以趁上课时去,那时大厅里不会有人……只要眨眼工夫,我就可以出来了。

维利: 太危险。

索菲看上去在沉思。汉斯知道维利没有被说服,于是他口气温和地说——

汉斯: 维利,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索菲看出,这并没有打消维利的担忧,她和汉斯交换了眼神。汉斯把那些传单装进了一只箱子。看来他决心已定。维利只好让步——

维利: 无论如何要小心点儿!

汉斯: 知道啦。

索菲注意到,几个小伙子在交换目光。看来他们没有原则上的分歧。她把酒杯放到了桌子上。

索菲: 喝吧!

汉斯和维利去抓酒杯。舒立克却从索菲手中一把抓过那只软木瓶塞,用火

柴点着。索菲快活地看着舒立克用那烧黑了的瓶塞在脸上画了一撮希特勒式的小胡子，又在额头上涂了一缕希特勒式的头发。舒立克举着酒杯——

舒立克(模仿希特勒的语调):女同胞们,男同志们:你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以德意志民族的名义决定退位。我一生致力于德意志民族的没落。现在目标实现了。我向来自运动之首府慕尼黑市的白玫瑰小组 的第6号传单垂首致意,并自首:我是一个半瓶子醋的军事大独裁!你们的“格劣阔子”(当时挖苦“史无前例的伟大统帅”的德语贬称)!史无前例的头号统帅。

他边说边举手模仿希特勒行纳粹举手礼。大家乐了,都并腿立正,抬手行“德意志敬礼”!

索菲:您是一位失败主义者,我的元首!

舒立克(用俄语):让人民的罪人进垃圾箱去吧!(又用德语重复)让人民的罪人进垃圾箱去吧!

说着,他把那个酒瓶扔进了一个纸篓。索菲和大家碰杯。

全体:干杯!

索菲惬意地喝着上好好酒。舒立克则把杯中红酒像伏特加一样扣在自己脸上,然后用酒搓洗脸上的涂鸦。其他人都享受着美酒。

维利:发到慕尼黑和奥古斯堡的信我拿着。

舒立克(搓着脸):维也纳的给我。

汉斯:别忘了莱佩尔特。

舒立克:不会的。

维利把给莱佩尔特的信封放在了一旁。

汉斯:给法尔克的,我下周给他带到柏林去。你们想想看,柏林人要散发我们的新传单了。(非常兴奋)这样纳粹就该知道,连首都居然也有地下抵抗组织了。

舒立克脸上画的小胡子一时难以洗净。他在一面镜子前费劲地擦着——

舒立克:这玩意儿洗不掉了。

汉斯:你要是明天早上戴着这撮挡鼻涕的毛儿去上课,大家都得对你行举手礼了。

大家笑。舒立克用劲儿在脸上擦着,瓶里的酒也被用光了。

汉斯:好了,哥们儿,上路吧。

索菲还在龙头下冲洗酒杯,然后把它们摆进橱柜里。把酒瓶也收拾了。

年轻人穿上大衣。汉斯提起箱子。

舒立克:你要提着满满一箱传单夜里穿过施瓦宾格城?

索菲(略作沉吟):这个还是我来拿。

二人对视。汉斯犹豫。

维利:汉斯,我觉得不能让索菲……

索菲:遇上检查,女人容易过关。

兄妹俩对视。

舒立克:她说得也对。

维利叹了口气。这时,大家已穿好大衣站在一起。索菲也像其他人一样环视屋内。画室里确实没留下他们这次秘密

白玫瑰是慕尼黑的大学生民间团体。1942—1943年间白玫瑰以传单和标语形式组织了对希特勒政权的地下反抗活动。索菲和汉斯兄妹是这个活动的主要成员。——译者

活动的痕迹。他们互相握手,彼此对视着,异口同声——“全力以赴……”

维利关了灯。舒立克第一个摸黑走到门口。他开了个门缝儿,向外面张望。空气清冷。他点头示意,其他几个人都走到了门口。

汉斯(走过来,低声道):舒立克,明天中午我们在你家见面。(两人交换目光)等我从大学回来后。

大家都明白,那就意味着汉斯已经把传单散发到大学了。

舒立克:好的。明天见。

6 画室,夜/外景

索菲跟在汉斯身后,离开维利和舒立克,走进了黑夜。

索菲挽着汉斯的胳膊,两人走远了。舒立克锁门。

维利和舒立克望着兄妹俩远去。

7 朔尔的公寓门前的大街,夜/外景
家门前。两人正在说话。快到家了,兄妹俩多少放松了一些——

索菲:也就是说,就是明天了?

汉斯:那些纳粹也不会闲等着我们的。不过,你如果明天回乌尔姆的话,那么这个周末你是不是要用自己的冰鞋?

索菲:这回又要替谁借呀?

汉斯笑。

索菲:给罗莎?

汉斯不答。

索菲:特劳特?

汉斯明确地摇摇头。

索菲:那是给吉塞拉喽?

汉斯做怪相。

索菲:吉塞拉也相信,你就她一个?

汉斯(不情愿地):什么就她一个?

索菲:滑雪场的管理员不会笑话你?

汉斯避开了话题。

汉斯:哎,那儿雪够厚吗?

妹妹用挖苦的眼神看了哥哥一会儿,然后笑着,深吸了一口清冷的空气,目光投向了深邃的夜空。

两人继续走着。索菲看见在他们家门口不远的拐角处,有一个穿大衣戴帽子的男人身影。看起来像是在等人。索菲看了哥哥一眼,汉斯也朝前看去。

他们警觉起来。两人定了定神儿,若无其事的样子,交谈着继续向前走去,索菲抓紧箱子的把手。

汉斯:小火车现在傍晚5点半停开。

索菲:如果你要找我的冰鞋,它们放在衣柜里,不在鞋柜里。

汉斯:在衣柜什么地方?

索菲:在衣柜下面抽屉里。别忘了打点儿蜡。

汉斯:那是肯定啦。

索菲和哥哥一样迈着大步,两人并肩向那个男人的方向走去。

那人出其不意地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索菲和汉斯不得不停下。

男人:晚上好。借个火?

汉斯:可以。

索菲看着汉斯怎样很快从口袋里找到火柴掏出来,并点燃。借着跳动的火光,索菲看到一张被烧伤之后走了形的面孔。那人的大衣也已褴褛不堪。盖世太保的帮凶不会是这副样子的。

男人(对汉斯):谢谢。希特勒万岁!

汉斯:晚安。

男人深吸了一口他的烟，转身走了。
兄妹俩松了口气，互相对视，继续前行。

汉斯：燃烧弹。

两人走进通往楼后院的走廊，走向家门。

8 朔尔的公寓，夜/内景

一组镜头：索菲用俄式茶壶冲了两杯茶，放在了一个小托盘里。家里充满温暖的气氛。

9 朔尔的公寓，汉斯的房间，夜/内景

索菲端着茶盘进了汉斯房间。看见他疲惫地摸黑坐在桌旁。此刻已是夜半，精力和生机仿佛离他而去，看上去他精疲力尽。她把一杯茶放在他的书桌上，旁边是他的公文包。

汉斯：谢谢，索菲。

她走到他身后，双手放在他肩上，给他按摩了几下。汉斯仰起了头，显然这样让他感到舒服。索菲走向房门——

索菲：别干的太晚了。

汉斯：晚安。

索菲走到门口，又转身回来，两人对视，笑。

汉斯的房间。汉斯打开公文包，取出邮票放进了书桌的一个抽屉。抽屉里放有一套注射器，药品，还有一只手枪。下面还压着一些手写或机打的各种信笺和一包拆开的香烟。

10 朔尔的公寓，索菲房间，夜/内景

索菲坐在放着半杯茶的桌旁。她穿着睡衣，外面披了一件很厚的条纹毛巾浴衣。房间里只点着一盏台灯，昏黄的灯散发着几许温暖。桌上是一本日记，可以

看到有一张弗里茨的照片和几张电影票或音乐会的节目单。窗上遮有窗帘。一架留声机里放着她最喜爱的曲子：舒伯特的《鳟鱼五重奏》。她开始写信。脸上轻松、愉快、充满希望。

索菲（画外）：亲爱的丽莎：我正在听留声机播放的《鳟鱼五重奏》听着这种小行板的曲调，我真想也变成一只鳟鱼。当人心情沉重或悲伤时，多少能看到天上飘来春日流云，地上摇曳着青绿的新枝，人也就不由自主快活起来了。啊，我真为那已叩门的春天高兴呀。听着舒伯特这支曲子，简直就像能摸到、闻到春天的气息，能听到百鸟欢鸣，看到万物苏醒了。这段对主题曲的钢琴复奏，就像一股清澈凉爽的甘泉在欢腾。噢，真令人心醉神迷哪！盼早日有你的回音。

她收笔署名——

信末：最衷心的问候。你的索菲。

索菲将信折叠起来，装进了一个已写好地址，贴有邮票的信封。她关上了留声机。

画外传来：房间的木地板在汉斯小心翼翼的脚步踏出的吱吱声。门被轻轻关上的声音。索菲朝门望去，深深叹了口气。既忧虑又充满希望。

索菲关灯，脱衣，在床上躺下。

画外传来，她哥哥从外面返回自己房间的声音。

索菲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然后侧转身去，脸偎在枕头上睡去。

11. 朔尔的公寓，厨房，白天/内景

1943年2月18日。星期四。

慕尼黑的早春，明媚，温暖如阳春四

月。索菲在厨房吃简单的早点。厨房里有
一个华贵的俄罗斯台式茶炉。她的早餐
只有一点儿自制的黑面包和一点儿果
酱。那点儿果酱只够稀薄地抹一片面包。
另外还有薄荷茶。

收音机里低声地播放着 BBC/美国
之音的节目。汉斯走进厨房,手里拿着一
张纸条,索菲抬头看他。

播音员的声音:重要新闻:俄国人在
斯大林格勒南部不断收复失地。斯大林
格勒前线的德国战俘抱怨人困马乏且营
养不良。英国空军轰炸鲁尔区;17架德国
意大利联合制造的战斗机在突尼斯空战
中被全歼。

汉斯捎带地听到几句新闻。索菲关
机,并把收音机藏好。她已听到不少了。

汉斯:BBC的报道也不可全信。施密
特太太怕空袭,又去乡下她姐姐那儿了。
让我们帮她浇花。向我们问好。

索菲用小勺在空了的果酱瓶里刮着
残存的果酱。

索菲:母亲那儿不知还有没有果酱?
市场上只能买到甜菜糖稀了。

汉斯打开索菲头天晚上拎回来的箱
子,又放进去一些他收藏的传单。

汉斯:忍忍吧。再过几周她园子里就
有鲜草莓了。

索菲切开面包,把大块的给了哥哥。
汉斯一边关箱子,一边接过面包咬了一
口。

12 朔尔的公寓,白天/内景

索菲站在镜前打量着自己的裙子。
汉斯走过去,她转身问道——

索菲:够不显眼的了吧?

汉斯点头。他们互相对视。他们明
白,现在不是闹着玩了。静默片刻。兄妹
俩互相拥抱在一起,沉默良久。

汉斯:今天火种要撒到大学去了。

然后他们松开环抱的双手。索菲拿
起箱子,汉斯拿起公文包,离开了公寓。

13. 朔尔的公寓,楼梯口,白天/内景

兄妹俩身着大衣沿楼梯走下。索菲
提着箱子。汉斯拿着公文包。

14. 朔尔的公寓,楼门口前厅,白天/
内景

索菲顺便看了看信报箱,失望地关
上。

汉斯:弗里茨还没有消息?

索菲思念地摇摇头。

15. 朔尔的公寓,楼院,白天/外景

两人走进洒满阳光的院子。索菲在
阳光下眯起眼睛,深吸一口气,笑了。

16. 路德维希大街,大学附近,白天/
外景

路德维希大街的右侧人行道上,索
菲和哥哥肩并肩,步履稳健地朝大学走
去。两人各拿着自己的箱包。但索菲不仅
自己感觉心里沉甸甸的,也能感到汉斯
的紧张。他们彼此瞟一眼对方,又握握
手,互相鼓励着。

索菲:想想去滑雪的事。

兄妹俩再次对视。索菲和哥哥走进
大学的门。

17. 慕尼黑大学,主楼,天井院和走
廊,白天/内景

在玻璃门那儿,索菲突然看见,特劳
特·拉弗伦茨和维利·格拉夫在本应无人
的大厅里朝他们迎面走来。维利当然知

道他们的计划,但不知详情的特劳特却
不解地盯着索菲。

大家彼此问候:早上好。

特劳特:我们去对面的神经内科医院。

汉斯,你去吗?

汉斯:索菲要回乌尔姆,我待会儿就
去。

特劳特看着索菲手里的箱子。

维利:走啦。

兄妹俩等对方离开大厅,然后环视
周围。空气很新鲜。他们在墙角处打开箱
子,取出传单,迅速地将它们一小叠,一
小叠地分放在窗台,楼梯台阶及大讲堂
的门口。门里依稀传来
讲课的声音。

不知何处突然传
来一声震耳的响声,就
像鞭炮声,好像什么东
西倒塌了。声音在大厅
里回响着。索菲屏住气,
仔细辨别着响声。她的
传单还没有散完。汉斯
向她招手,并朝门口跑去。

索菲关上箱子,跟着也跑了出去。

18 慕尼黑大学门前,主楼,通向后
门的路上,白天/内景

索菲和汉斯提着箱包,想离开大学
朝阿察林大街方向走。汉斯在索菲前边
几步。索菲快步追上哥哥——

索菲:汉斯,你知道吗,箱子里还有一
些传单?

汉斯犹豫、沉吟着,又看看手表。他
决定再冒一次险——

汉斯:你在这儿等着。楼上还没有放

传单。

索菲:我跟你一块儿去。

索菲追上汉斯,兄妹俩匆匆疾步返
回大学。

19. 慕尼黑大学,主楼,大厅和楼梯,
白天/内景

主楼二层有一个楼廊,通过它可以
到达上一层的大讲厅。索菲从那里看了
看下面的天井院子。空无一人。只听见讲
课的声音。

汉斯:快动手。

索菲打开箱子,和哥哥一起迅速地
抓起剩余的传单擦成一摞,放在了长廊



的阳台围栏上。两人互换目光,露出得意
的眼神。下课铃响了。

汉斯(低声):现在快走!

关上箱子。几乎同时,讲堂的门开了,
人流潮水般涌出来。大多数是女生,
但也有男生(不少人穿着军装)。就在离
开的瞬间,索菲冒险地用手推了一把那
摞传单。汉斯看到了,十分不解地盯着索
菲,索菲回报他一个得意的笑。

汉斯(警告地):现在得赶快走了。

他抓起她的胳膊,拉她走。

那些传单散开,从二楼阳台围栏上

向下面的天井院子飘落而去。

索菲看着惊诧的同学们如何纷纷抬头,朝二层阳台飘落传单的地方张望。有几个人悄悄地捡起传单好奇地读着。

索菲听到有两个穿军装的家伙愤怒的喊声——

喊声:谁干的猪猡勾当!

兄妹俩收回急促的脚步,若无其事地混进楼梯上的学生人群里,几乎可以感觉安全了。

突然一个男人(施密特)操着浓重的南德口音大声地呼喊——

施密特:站住,站住,站住!

索菲惊呆了。她看了一眼汉斯。那个一直担心,但从未成真的噩梦突然变成了现实。起初,学生们不明白是朝谁喊的,疑惑地对视着,还有几个人环视着周围的人。索菲和汉斯一样加快了步子。他们目不斜视,努力不引人注意。施密特用力地拨开学生人群,朝索菲和汉斯走来。他手里胡乱抓着几张传单——

施密特:站住,你们俩……立刻给我站住!

索菲用眼角余光看到施密特在走近。当追上兄妹俩时,他卷起那罪证,把传单塞进衣袋里。

施密特:站住。你们被捕了。站住,看在受难耶稣的份上!

大学的看门人施密特挡住了兄妹俩的去路。他们两人坦然地停住了脚步。众人盯着他们。索菲看到哥哥在尽力地镇定自己——

汉斯:什么事?

施密特:你们被捕了。

汉斯:无礼!把手拿开!您凭什么在学校抓人!

索菲看到远处有一个穿军服的学生,手里抓着一张传单朝走廊跑去。紧接着校园就响起了警钟声。施密特逼近汉斯,抓住他的胳膊——

施密特:刚才就您一个人在那个楼道里。跟我走!

索菲:我们是从心理学学院过来的。

施密特:胡扯!传单是你从那边扔下来的。

汉斯:真可笑!

施密特:您要还有点儿廉耻,就老实承认吧。

索菲挤到两个男人之间,第一次挡在了哥哥前面——

索菲:您放开我哥哥!是我把传单从那儿扔下来的。

索菲意识到哥哥投来的责备目光。

人群一阵骚动。施密特急了,他推着人群——

施密特:这要报警。现在跟我走。

兄妹俩和施密特挤过惊愕的人群,向一个走廊走去。耳边一直回响着钟声。

20. 慕尼黑大学,主楼,法律顾问办公室,白天/内景

索菲和哥哥等在水律顾问黑弗纳尔的办公室。黑弗纳尔是大学律帅处的头目,大约50岁的样子,一身便服。画外仍回响着警钟声。兄妹俩穿着大衣,拿着他们的箱包,彼此分开坐在那儿。索菲看了一眼哥哥,脸上掠过一丝鼓励的笑意。她打量着黑弗纳尔,他双手抱胸站在窗前的阳光里。施密特得意地挺胸抬头站在她

身后，看着她。

警钟终于停了。随即，慕尼黑大学校长，维斯特教授走了进来。他没穿便服，而是身着纳粹党卫队的军官服。施密特立正。黑弗纳尔也立正——

黑弗纳尔和维斯特：希特勒万岁！

施密特直挺挺地站着，没等问就开口——

施密特：希特勒万岁。两个学生，一男一女，在天井散发内容尚不明确的传单读物时，被当场抓获，带到了这儿。传单已妥善保管。

他从黑弗纳尔桌上拿起他收集的传单，递给维斯特。后者接过来——

维斯特：谢谢，施密特。

校长瞥了瞥兄妹俩，露出毫不掩饰的鄙夷目光。

维斯特：学校里又有小矮人造反了……好，我们会把这些红脸汉收拾得服服帖帖的。黑弗纳尔，从国家警察局找出他们的档案。施密特，您写个报告。

施密特和黑弗纳尔：遵命。

维斯特递给黑弗纳尔一张传单。他俩开始浏览。施密特也拿起一张读了起来——

施密特：院子里和楼梯上到处都是传单。

索菲惊讶地发现，哥哥利用维斯特看传单的当儿，试图撕毁自己衣袋里的传单。不料，传单的一角露了出来。索菲一下屏住了气，飞快地向汉斯递了个眼神儿。维斯特抬起头——

维斯特（对黑弗纳尔）：登峰造极了！

黑弗纳尔：简直无法相信！

两人同时盯着那兄妹俩。汉斯抑制住内心的紧张，目光直视前方。索菲也镇定自己，平静地微笑着目视那两个男人。

维斯特：在我的学校，你们会罪有应得的，我告诉你们！

画外传来：街上警车的警笛声越来越近，声音越来越大，然后戛然而止。那三个男人不由自主地向窗口望去。施密特走近窗口，向外看了看，朝维斯特和黑弗纳尔点点头——

施密特：他们到了。

索菲看到，汉斯已经把撕碎的传单屑扔到了身后的地板上。但是施密特也朝他们看过来。他发现了地板上的纸屑，立即喊了起来——

施密特（情绪激动地）：在那儿，那儿……那个学生那儿有东西。

汉斯不想给施密特把柄，他迅速把手收了回来。但是此刻校长也过来了，他居高临下地对汉斯说——

维斯特：交出来！不然，你想让我动用武力？

索菲听到走廊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看见汉斯把他手里的碎纸交给了校长。同时施密特在汉斯身后，跪在地上，把碎传单扫在一起，捡了起来——

施密特：这些跟那些传单是一起的。

施密特把拾起来的碎纸全部地放在了一张白纸上。然后，卑微地把纸举到校长面前。后者把自己从汉斯手里拿到的

文中“小矮人”是德国民间故事中的人物。在德国民间磁质手工艺品中，这种小人的塑像一般都是红色脸颊。——译者

碎传单也放在了上面。

有人敲门, 索菲转过头去, 罗贝尔特·莫尔走了进来, 身后还跟着两个穿便衣的人。莫尔手臂上搭着披风, 身着佩有纳粹党徽的制服, 还系着领结。另两个盖世太保都穿着(盖世太保)皮衣, 戴着皮手套和礼帽。莫尔看上去很温和, 脸上甚至还挂着一丝笑意。以至于索菲觉得, 他的出现似乎缓和了紧张气氛。

莫尔: 我是莫尔, 国家警察。希特勒万岁。

他例行公事地出示了警察证。

维斯特、施密特、黑弗纳尔齐声: 希特勒万岁!

索菲发现, 莫尔有些诧异: 没料到被抓的竟是个年轻姑娘和年轻学生。

施密特: 是我把……

索菲注意到, 校长用眼神制止了他的话头儿——

维斯特: 好。

莫尔转向兄妹俩——

莫尔: 你们的证件?

索菲从衣袋里摸出了她的学生证, 递给莫尔。然后是汉斯。

莫尔(对照地打量着证件上的照片和兄妹俩本人): 索菲·玛格达莱娜·朔尔小姐, 汉斯·弗里茨·朔尔先生, 乌尔姆人。你们是兄妹?

索菲和汉斯: 是的。

莫尔把证件递给他的助手, 收了起来。然后打量着索菲——

莫尔(自言自语): 一个弱小的女子……才21岁……想反抗控制着整个欧洲的德意志大帝国?

维斯特: 这小子当着我的面儿, 想撕毁这张传单。

汉斯: 那张纸是一个不认识的同学塞到我手里的。我不想被它连累, 所以才想销毁它。

莫尔未动声色。索菲看到维斯特把白纸上的碎传单递给了莫尔的随从。莫尔转向索菲。镜头切到索菲的箱子。

莫尔: 这只箱子是您的?

索菲: 对, 是我的。

莫尔: 把他们带走。

他的随从立即掏出手铐, 把兄妹俩铐了起来。索菲和汉斯被带走了。

景深处莫尔转向维斯特和黑弗纳尔——

莫尔: 我需要他们的档案。我已下令, 大学要封锁。教职人员都不得离校。

21. 慕尼黑大学, 主楼, 天井院子, 白天/内景

主楼大厅鸦雀无声。索菲和她哥哥被两个盖世太保押着, 穿过沉默的学生人群向校门口走去。兄妹俩戴着手铐, 目不斜视。莫尔未在场。

索菲看到盖世太保的便衣在院子里拾捡那些传单。有几个男女学生在帮忙。

汉斯边走边似无目标地、实际上则是对吉塞拉·舍尔蒂林格小声说——

汉斯: 回家去, 告诉阿莱克斯, 让他别等我了。

索菲看到吉塞拉在极力克制自己。

盖世太保随从: 快走!

兄妹俩被快步押到大门口。一个穿军装的家伙给他们开了门。

22. 大学门前的轿车旁, 白天/外景/



内景

我们跟随索菲和汉斯上了一辆黑色民用的大轿车。两个盖世太保跟着一起上了车。大轿车开动了。一个盖世太保特工坐在后排兄妹俩中间。兄妹俩目光都盯着前方。那个特工则左右来回地监视着他们。索菲和汉斯的表情紧张。

23 维特尔斯巴赫宫前，白天/外景

汽车开到有两座石狮的维特尔斯巴赫宫门前。门前有党卫队士兵站岗。卫兵打开一扇侧门，汽车开了进去。

24 维特尔斯巴赫宫，入口大厅/走廊，白天/内景

通向二楼的楼梯上：索菲走在盖世太保特工（洛赫尔）的一侧，汉斯则在他的另一侧。另一个从大学跟来的盖世太保特工尾随他们。

洛赫尔是莫尔的助手。索菲觉得这个人有些懒散气，像个油头粉面的家伙。也许是因为他的上唇那稀疏的胡髭之故。他说话的口气却是一派军人的粗蛮，

带有明显的巴伐利亚口音。兄妹俩被带到二楼放有长椅的走廊里。另一个盖世太保特工在那里等候。

洛赫尔：朔尔，汉斯，立即进审讯室接受马勒审讯！

说着，他粗暴地拽着汉斯的胳膊，把他拉进了自己身边一扇打开的门。

索菲停下，向哥哥望去。汉斯在门口停住，朝她转过身来，两人微笑着对视片刻。索菲明白，从此刻起，她将独自面对一切了。

洛赫尔：你也来吧，小姐。

索菲被带到另一间审讯室。洛赫尔开门，把索菲推了进去。

25. 维特尔斯巴赫宫，审讯室前厅，白天/内景

洛赫尔把索菲带进莫尔办公室的外厅。索菲的心怦怦地跳着，坐在了椅子上。洛赫尔站在她身后，双手抱胸靠在墙上。索菲目视前方。

门开了。莫尔出现。他手里提着索菲

的箱子，肋下夹着她的档案和一大摞从大学带回来的传单，连看都不看索菲一眼，径自走进他的办公室。他进去关上后门，门旁的一盏红灯亮了起来。

稍顿。门旁的红灯变为白灯。

洛赫尔：进去，开始了。

索菲站起来，走向那吱吱作响的门，进去。

26 维特尔斯巴赫宫，审讯室，白天/
内景

索菲走进莫尔相当宽敞的办公室。她环视四周。又朝自己的审讯者莫尔打量着。莫尔正在从一个装满了“白玫瑰”卷宗的大档案柜里，取出一叠五颜六色的卡片。蓝色卡片上已写的密密麻麻，还有白、红、黄色卡片是空白的。他又顺便记了一些东西，但不知写的是什么。

莫尔：您坐下吧。

索菲小心翼翼地望着莫尔。她坐下，没脱大衣。

这次审讯，只有莫尔和索菲两人在场，没有书记员参加。索菲看着门上钉的那褐色的真皮隔音包层。这里的谈话外边是听不到的。

索菲面前的桌上，放着从大学捡来的传单。她没看见自己那只箱子。

审讯时，莫尔像玩单人纸牌一样，在自己面前摆的空白卡片上记着写着。后来我们知道白色卡片上记录的是索菲的口供；红色的是汉斯的；黄色的是其他同谋者的；蓝色的则是他记录的已发生的事实。这是第一次审讯，索菲的声音较小，显得胆怯和矜持。莫尔对她的态度则是例行公事地粗暴。

莫尔瞟了一眼她的档案，然后——

莫尔：朔尔，索菲娅·玛格达琳娜，现居乌尔姆。1921年5月9日生于福尔腾贝尔格。信新教。你父亲？

索菲：罗贝尔特·朔尔。他曾是福尔腾贝尔格的常任镇长。

莫尔：你学习儿科护士，毕业了吗？

索菲：毕业了。

莫尔：1942年夏季入大学，生物和哲学系学生。兄妹四人？

索菲：是的。

莫尔：你在慕尼黑有第二处住址：弗兰茨-约瑟夫大街23号。后楼。房东施密特太太？

索菲：对。

莫尔：有犯罪前科吗？

索菲：没有。

莫尔把桌上的传单慢慢朝她推过来。她感到一种威胁。

莫尔：您对校工承认，是您把这些传单从学校楼上撒下来的？

索菲看到莫尔抬头盯着她看。

索菲：传单原本放在楼上的大理石围栏上。我只是路过时，撞了它们一下。

莫尔在白色卡片上记录着。

莫尔：为什么？

索菲：只是觉得好玩。因此我当时就承认了。

莫尔：那您至少看到是谁把这些传单放在那儿了？

索菲：没看见。

她顽强地对抗着莫尔审视的目光，勉强露出些笑意，并遗憾地耸耸肩。然后说——

索菲: 不过, 我知道, 我那一下是干了件很蠢的事。我也很后悔, 但也无法挽回了。

莫尔: 一只手举着一打传单放到她面前, 另一只手把一本法律手册推到她眼前, 让她看清封面的字: 《刑法卷》。

莫尔: 朔尔小姐, 您在学校散发的传单, 触犯了战争刑事法令。您要不要读读, 谋反和投敌的行为要受到怎样的处罚?

索菲: 我没有散发传单。

莫尔: 是坐牢, 监禁或死罪!

索菲: 我的确没有散发这些传单。

索菲镇静地面对着这位盖世太保审视的目光。这时, 索菲看到, 莫尔把她的箱子从桌子后面拿了出来, 把传单一擦一擦摊放在箱盖上。

莫尔: 正好装进去。

索菲: 这是巧合。

索菲说完, 坦然地看着他。

莫尔: 您拎着一只空箱子在学校干什么?

索菲: 我本来准备回家, 回乌尔姆, 去取上周我留在母亲那里的一些衣服。

莫尔: 回乌尔姆? 正是学期开课时间, 您想出这么远的门儿?

索菲: 是的。

莫尔: 只为了拿趟衣服?

索菲: 倒不是。我还想看看我的女友和她刚出生的孩子。另外, 我母亲病了。

莫尔: 可是现在还没到周末? 正在开课! 这听起来像编的。

索菲: 因为我的女友要提前赶回汉堡, 所以我原计划周末回去, 只好提前

了。我打算乘12点48分的火车, 而且已经和我姐姐的男朋友约好了, 在霍尔茨基尔希内尔车站见面。不信, 您可以问问他。

莫尔: 他叫什么名字?

索菲: 奥托·埃谢尔。他坐12点半的火车从索恩到慕尼黑。

莫尔拿起一张黄卡——

莫尔: 埃谢尔是字母 e 和 i?

索菲: 是 a 和 i。

面对莫尔审视的目光, 索菲保持着坦然。

莫尔: 那您就没有穿脏的衣服要带回乌尔姆吗?

索菲: 没有。小件我自己就洗了, 大件的还没穿脏。

莫尔: 那么, 您并不需要干净衣物。可是您刚才还说, 您提着箱子是为了去取衣服?

索菲: 我想既然去乌尔姆了, 就顺便为以后几周带回些换洗的。

索菲边说, 边看着莫尔在一张白色卡片上记录着, 随后把手里的烟头捻灭了。按照当时的时髦做派, 他没有把烟头扔了, 而是装进了烟盒里。

莫尔: 你说要回乌尔姆, 又去大学干什么?

索菲: 我跟一个女友约好了(注意到莫尔此刻关注的眼神儿)。她叫吉塞拉·舍尔蒂林格。

莫尔又拿起一张空白的黄色卡片写下了吉塞拉的名字。

索菲: 我们原定今天中午12点在英国公园的海洋馆一起吃午饭……

莫尔: 然而你是准备回乌尔姆的。

索菲:那是我昨天晚上临时做的决定。今天就是去大学跟吉塞拉说一声我们不能一起吃饭了。

门铃响,莫尔按桌上的开门钮。门开后,索菲看到一个盖世太保特工走进来,无言地把一张打字机打的字纸(施密特的证词)放到了莫尔的桌上。莫尔把那只箱子朝他推了一下。那人显然明白要他做什么,他立即提起箱子出去了。莫尔颇感兴趣地浏览了一下那页证词,然后把它字面朝下扣在桌上。

莫尔:您哥哥怎么会和你一块儿在学校里?你不是只想跟吉塞拉打声招呼吗?

索菲:我们经常一起去学校的。汉斯今天是去大学神经内科医院。

莫尔又看了一下施密特的证词——

莫尔:可是校工证明说,你们11点时就出现在二楼的长廊阳台上了。你们在那儿干什么?

索菲:我们正去找吉塞拉。她那时在

上胡伯尔教授的哲学导论课。

莫尔:那堂课可是在一楼的教室里。

索菲:对的。我们早到了10来分钟,我就带我哥去二楼的心理学系转了转,因为我经常在那儿听课。

莫尔想给索菲一个出其不意——

莫尔:那么,那些传单在哪儿放着呢?

索菲识破了他的伎俩——

索菲:我的确看到地板上到处都放着成摞的纸张,你指的是这个吗?

莫尔:你没读吗?

索菲:当然看了。不过,只是大概扫了一眼。我哥为此还开了个玩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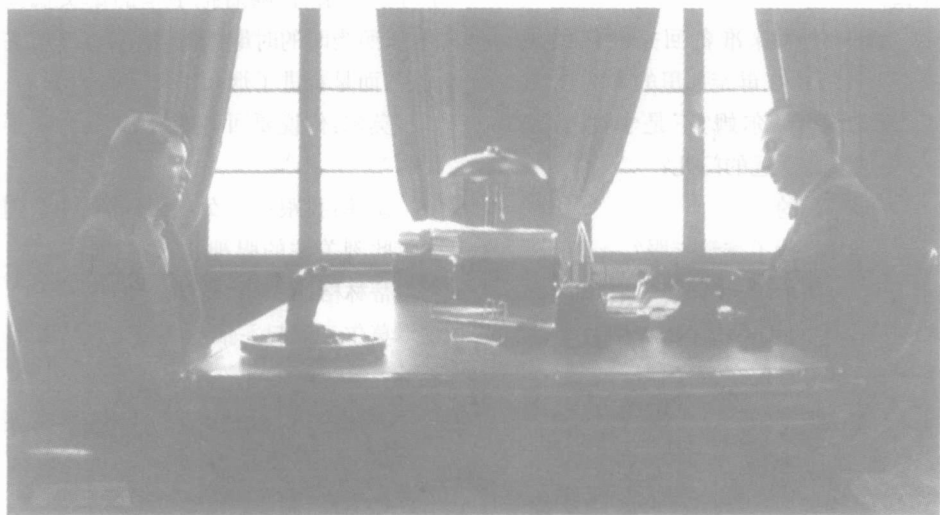
莫尔:政治玩笑?

索菲:不是。不过是说那些东西是浪费纸张。他跟我一样对政治不在行。

莫尔又拿出一张蓝色卡片——

莫尔:上次本地党部上司在德意志博物馆讲演时,女学生闹事你在场吗?

索菲:没有。



莫尔：但你是有义务去听讲演的。

索菲：我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

莫尔：那你是怎么看州党部上司那
次在德意志博物馆提到的，女孩子应该
为元首生孩子，而不是在大学瞎混，还说
丑点儿的可以嫁给他的中士的观点？

索菲（慎重地）：这是个见仁见智的
问题。

莫尔又将蓝色卡片上的记录重新整
理了一下，然后目光又转向她——

莫尔：您在大学的这些麻烦使您成
为嫌疑对象。（稍顿）我明白地奉劝您，要
毫无保留地，毫无顾忌地说出实情。

索菲：我也申明，除了最后那个开玩
笑的蠢举，我跟这些传单没有丝毫干系。
我知道，如果找不到真正撒传单的人，我
们就是重点怀疑对象。但是，我们的确和
这事儿没关系。

莫尔审视着她。索菲保持着镇静。莫
尔打开学生档案看着。他又拿了一张白
色卡片——

莫尔：您参加过青年义务劳动队和
德意志少女联盟吗？

索菲：参加过。

莫尔：1941年您又退出了。为什么？

索菲：老实说，我最后两年不再热衷
这些事情，因为我姐姐英格，我的两个哥
哥和我，都因为所谓青年联盟颠覆活
动被抓过。当晚他们把我放了，可是其他
人都被送到了斯图加特，未经判刑就关
押了几个星期。

莫尔往一张红色卡片上做记录。

莫尔：青年联盟是被禁的组织。

索菲：我们只是唱了唱歌，去野游和

欣赏了一下大自然……到现在我仍然认
为那次抓我们是不公正的。

沉闷的停顿。

莫尔：那么，你是反对国家社会主义
（纳粹）了？

索菲：我承认，我本人不想和国家社
会主义有什么干系。

电话铃响。莫尔拿起听筒，仔细地听
对方讲话。

莫尔：谢谢。

他挂上听筒。在一张蓝色卡片的右
上角画了个叉。

莫尔：您以为，您能在这次审讯调查
中对我们隐瞒您的真正思想吗？

索菲：我可是对您完全开诚布公的。

索菲表现得出奇的镇静。令她意外
的是，莫尔整理好卡片，离开了房间。索
菲内心陷入紧张。她的目光投向了窗口。
邻近的楼房沐浴在正午的阳光下。莫尔
很快又回来了。

莫尔：我的同事在箱子里没发现任
何传单。您哥哥的口供和您的一致。

一阵轻松和紧接着的紧张交织在索
菲心头。她瞟了一眼施密特的证词。

莫尔：放心了？

索菲：我本来就没有担心。

长时间的静默。莫尔依旧审视着她。
他又抓起电话拨号。索菲也注视着他那
干瘦的面孔。

这两个组织都是纳粹的青少年组织。——
译者

20世纪初至20年代末自由德意志青年运
动之一。——译者

莫尔: 叫女书记员来。

莫尔分别在一张白色和一张蓝色卡片上写着什么。门开了, 索菲看见一个行政职员(书记员)悄悄走了进来, 是个穿便衣的年轻女人。她把旁边小桌上的打字机推到一边, 然后把一个速记本和铅笔及转笔刀放在桌上。她戴着眼镜, 始终一脸冷漠和严肃, 一副事不关己的表情, 只是偶尔和索菲对视一下。

莫尔: 我现在口授一个记录。您得听清楚了。如果什么地方和您的供词不符, 就立即打断我, 朔尔小姐?

索菲: 是。

莫尔: 然后您将被拘留在后面的关押室里。当然, 要看情况也许您今晚就可以回乌尔姆了。

索菲在桌下神经质地揉搓两手, 但不让莫尔发现, 同时回报了莫尔一个浅浅的微笑。

莫尔(对女书记员): 准备好了?

女书记员: 好了。

莫尔拿起了白色卡片和索菲的学生档案开始口授——

莫尔: 我出生在福尔腾贝尔格, 福尔腾贝尔格的欧灵根镇。我父亲曾是那里的常任镇长

女书记员开始速记。

索菲: 对。

镜头摇出审讯室。

27. 维特尔斯巴赫宫, 走廊, 入口大厅, 日/内景

当天傍晚。一个去过大学的盖世太保特工从对面屋子里出来, 大声叫——

盖世太保特工: 梅特尔尼希。

一个穿上土军服的男学生迅速站起来。盖世太保特工递给他一张释放证。

盖世太保特工: 释放证。希特勒万岁!

那学生也高举手臂, 然后快步走出了。

索菲被洛赫尔带下楼, 押住囚室。

28. 维特尔斯巴赫宫, 地下通道, 白天/内景

无影灯下。索菲想挣脱洛赫尔抓着她胳膊的手。她厉声说——

索菲: 请您放开我。

洛赫尔继续抓着她不放——

洛赫尔: 走, 走! 小姐! 跟我走! 你们这些学生, 你们以为在我们这儿, 还可以让我们听凭你们折腾吗?

29. 监狱楼, 入狱登记处, 白天/内景

索菲被洛赫尔带到入狱登记处。

洛赫尔: 朔尔, 索菲, 新来的。

索菲做一脸无辜状, 浅笑着走进了登记台里面。那里坐着一个38岁的女人, 埃尔泽·格贝尔。她没穿囚服, 身着一件高领连衣裙, 外罩一件工作服。埃尔泽惊讶地看着索菲: 这么个年轻丫头! 索菲则等着她找出一个登着索菲名字的卡片。

埃尔泽: 请把你的围巾给我, 把其他随身的东西都放在那个盒子里。

她把一个纸盒子放在桌上。索菲把围巾和随身的其他东西都放在了里面。没多少东西。画外隐约传来收音机里转播戈培尔在体育馆的讲演。洛赫尔走过去, 调大了声音。

戈培尔(画外, 原声): 在这场生死存亡的战争中, 必须丢掉资产阶级文质彬彬

彬的矜持了。我们面临的危险是巨大的，我们也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对付这个危险。现在我们扯掉礼服手套，攥起拳头的时刻了……我要问你们，你们愿意要一场全面彻底的战争吗？愿意吗——也许这场战争比我们今天所能想像的还要规模广大，还要激烈？

埃尔泽把那只纸盒上的原来的名字画掉，写上索菲的名字，然后又把索菲的随身物品登记入册。

埃尔泽(喃喃道)：一条围巾，一个钱包，名为索菲·朔尔的学生证，香烟和火柴，钥匙链和四把钥匙。

索菲注意到洛赫尔欣赏地听着戈培尔的煽动号召。埃尔泽站起来——

埃尔泽：请您跟我来。

索菲跟着她朝里走去。埃尔泽打开了走廊的栅栏门。

30. 监狱楼，囚室走廊，白天/内景

索菲随着埃尔泽沿囚室长廊走去。埃尔泽打开了一扇门。二人进去。

画外传来戈培尔讲演的尾声。

31. 监狱楼，搜身室，白天/内景

一个四壁刷着白漆的房间。没有窗户，墙上只有几笔涂鸦和几个马靴印儿。白亮的灯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别无他物。

埃尔泽：请把衣服脱掉。大衣给我。

索菲公事公办地脱了衣服。埃尔泽在旁边打量她，等脱完，就翻检一番。

埃尔泽(低声地)：你要是有什么令人怀疑的东西，就交给我，我把它扔进马桶去。

索菲怀疑地看着她。

埃尔泽：我也是犯人。

索菲保持着镇静和友好，避免对方觉察出她的不信任——

索菲：我没什么可疑的东西。

埃尔泽：你可以把衣服穿上了。

索菲穿衣。埃尔泽在填一张表格。

埃尔泽：自从出了传单案和发现了墙上的标语后，这里就进进出出热闹得像个鸽子棚。每天都有一个上层人物来这里，(幸灾乐祸地)接受特别委员会的秘密审查。

索菲：他们为什么还要审讯我们，我以为只要有丁点儿可疑，就立即被送往达豪集中营了。

埃尔泽：特别委员会要了解，都是谁干的。不过，遇上莫尔办你的案，你算是运气。他多少还有点儿人情味儿。

索菲继续穿衣服。

索菲：他说我没准儿还能赶上今天最后一班火车回乌尔姆。

埃尔泽：可是，是莫尔命令你先跟我待在“荣誉牢房”里。

索菲不动声色地扣上衣扣，跟着埃尔泽走向囚室。

32. 监狱走廊，白天/内景

索菲跟随埃尔泽和洛赫尔走向一个囚室的门口。洛赫尔开门。仍可听见画外从登记处传来的转播戈培尔的讲演。埃尔泽托着给索菲的寝具和毛巾。

洛赫尔：好了，我们到了。女士们请进。快，快，我要去听讲演了。

33. 监狱楼，囚室，白天/内景

索菲和埃尔泽走进“荣誉牢房”。洛赫尔关门锁门。索菲环视囚室：两个木板

床,一个窄柜,一只马桶,一个洗手池和几件在囚室仅有的可怜的物品:一条极薄的毛巾,一个饭钵和一只铁皮杯子,一块肥皂和埃尔泽用的牙刷、牙膏(不允许朔尔兄妹回家取生活必需品)。这景象令人顿生幽闭恐怖感。

埃尔泽: 这地方本来是给那些因穷奢极欲而“越轨”的富豪们准备的。

索菲坐到床边上,什么东西也不碰,俨然这儿不是她的居所。

埃尔泽: 您哥哥已被审过了,这会儿正在那儿等着呢。你现在是嫌疑重犯,因为是你拿着那个箱子,还把传单推下楼去——对他们可什么也别承认。

索菲: 我也没什么好承认的。

屋里安静得几乎可以听到时间流逝的声息。索菲注意听着外面的动静。两人相互试探——

索菲: 您进来多久了?

埃尔泽: 1年零5天。

索菲: 为什么被抓?

埃尔泽: 我写了一封信,引用了路德维希·托马批评希特勒的话。“心灵贫乏像干瘦的腿,思想干瘪像个破折号。”

两人笑,只是埃尔泽笑得比索菲更开心——

埃尔泽: “现在我们押韵脚,此人真让人心闹。”

索菲大笑起来。

索菲: 可您还帮盖世太保工作?

埃尔泽: 我只在这里登记犯人出入,是个登记员。

一阵沉默。

埃尔泽: 你肯定心里想,我是不是他

们的奸细,因为我跟你关在一个屋里?

索菲不语。

埃尔泽: 我就是被人出卖的。我永远不会干那种事儿。

索菲: 我不明白,怎么可以给这帮人干活儿?

埃尔泽: 很简单,是命令。(稍顿,谨慎地) 派我在这儿,是怕你自杀。

索菲: 您因为什么反对纳粹?

埃尔泽: 我哥和我都是共产党员,虽然他在一个保险公司身居高位。而共产党员非常团结一致,因此我才看中他们的。无论如何总得采取点儿行动才行。

索菲: 是的。

索菲往暖气片那儿靠了靠,用手摸了摸——

索菲: 没暖气。

埃尔泽: 可夏天又热得让人窒息。

接下来,索菲陷入沉默,等候着什么。她感到囚室的地板传来轻微的响声。然后,房门突然被打开了。

洛赫尔: 朔尔,索菲,跟我来。

索菲对埃尔泽点点头。

埃尔泽: 希望不会再见到你,祝你一切如意。

索菲: 好。也祝你一切顺心。

两人握手。索菲穿上大衣,跟着洛赫尔出来。

34. 监狱楼,登记处,傍晚/内景

索菲跟在洛赫尔身后走进登记处。她身后囚室走廊的栅栏门砰地一声关上。登记处的桌台上有一张纸,洛赫尔拿起来——

洛赫尔: 喏,小姐,这是你的释放证,

算你走运。

索菲松了口气。洛赫尔坐下填写释放证。画外传来监狱送饭车的吱吱响声。

画外音：拿饭了！

一阵低语声。囚室门上的小窗口打开的声音。金属饭钵的叮当响声。索菲向窗外看去，看到蓝色的雾气缭绕在对面维特尔斯巴赫宫的墙上。洛赫尔在公章盒里翻找着适用的图章——一种折磨人的等待。

电话铃响了。洛赫尔拿起话筒——

洛赫尔：我是登记处。

他听了片刻，然后看着索菲——

洛赫尔（高喊）：不要给朔尔兄妹打饭，马上要继续审讯他们！

索菲倒吸了一口气。洛赫尔拿起填好的释放证，站起来——

洛赫尔：跟我来。

镜头跟摇。索菲的心提到嗓子眼儿，跟着洛赫尔朝向走廊的楼梯走去。

35 维特尔斯巴赫宫，地下通道，夜/内景

索菲跟着洛赫尔走在去维特尔斯巴赫宫的路上。她不安地侧目瞟了一眼洛赫尔，对方脸上毫无表情。

36 维特尔斯巴赫宫，登记处，夜/内景

一组剪辑镜头：我们看到按照拘捕时验明正身的程序，索菲被正、侧面拍照，并按了手印。她只是目光呆滞地盯着前方。

37 特尔斯巴赫宫，审讯室，夜/内景

二月的天气。外面夜幕已降临。索菲被带进昏暗的审讯室。她从窗上映着的

剪影认出是莫尔在等她。他正瞅着窗外的夜幕。洛赫尔把释放证放在莫尔桌上，然后出去了。

莫尔（不动声色地）：您可以把外衣脱下来。坐下吧。

索菲把外衣挂好，坐下。莫尔取出火柴，点燃一支烟，抽起来。

莫尔：您抽吗？

索菲：不抽。谢谢。

莫尔：您可是会抽烟的。

索菲淡然一笑——

索菲：偶尔抽。

索菲打量着环境。她发现，这次女书记员已经来了，坐在桌子后面的阴影里。她和那个矜持而冷漠的女人对视了一眼。莫尔又开亮了一盏昏黄的台灯。

索菲发现桌上有一个公文包。莫尔桌上的那些卡片似乎增多了。莫尔站在灯影暗处，先把释放证往自己跟前挪了挪，看了一眼，然后又把它推到一边。索菲觉得他有些异样，变得不可捉摸了。莫尔走到亮处。可以看清他的脸。他开始念一张卡片——

莫尔：您父亲去年坐牢6周，因为他称我们的元首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

索菲：他是因为“阴谋罪”被抓的，被剥夺了职务。

莫尔：只有来硬的，才能帮助芸芸众生，朔尔小姐！我忍不住问自己，您父亲对您参加德意志少女联盟是什么态度？

索菲：父亲对我们的教育从来不掺杂政治影响。

莫尔：典型的民主主义者！您为什么要加入德意志少女联盟？

索菲：我听说，希特勒要把我们祖国变得伟大，幸福和富强；要使人人有工作，有面包；使每一个德国人都成为自由、幸福的人。

莫尔：事实也如此，朔尔小姐。一个个体什么也不是，集体才是一切。这点上，您该和我有共识吧？

索菲耸耸肩。她借着烟头的亮光注意到，莫尔似乎来了情绪。他盯着索菲——

莫尔：您还单身？

索菲：我订婚了。未婚夫是弗里茨·哈尔特纳格。他在东部前线当上尉。

稍顿。莫尔在白色卡片上做着记录。他抽出一张空白的黄卡片。看了一眼索菲，又问——

莫尔：在斯大林格勒？

索菲：是。

莫尔：您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索菲：半年多之前。

莫尔开亮了审讯灯。索菲眯起眼睛。她看见莫尔从他的公文包里掏出一把08型手枪和一本杂志放在桌上。索菲意识到，盖世太保去抄过她的住所了。

莫尔：您认识这些东西吧？

索菲：我哥有这么一把手枪。他是德国国防军上士。

莫尔：那么您抽屉里的190发子弹又是怎么回事儿，9毫米口径的？

索菲：那也是我哥的东西。

莫尔：您最近一次买邮票是什么时候？

索菲：大概10到12天前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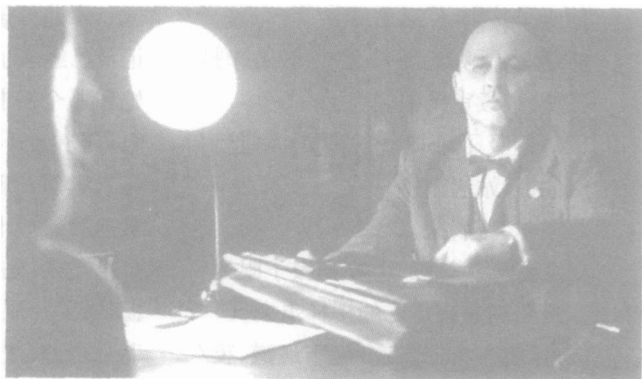
莫尔：在哪儿？买了多少？

索菲：在莱欧波尔大街的23号邮电所买的。10张12分的……可能还有5张6分的，我记不太清楚了。

莫尔：再没有了？

索菲大胆地否认了。

她看见莫尔把那联我们已见过的140枚8芬尼的邮票从包里取出来，放到她面前。我们已看见过，汉斯和索菲一



样，把邮票放在他书桌的抽屉里了。

莫尔：认识这叠邮票吗？

索菲：不认识。

莫尔：真不认识？

索菲：不认识。

莫尔盯着闪光的烟头，等着索菲继续回答，却事与愿违。于是他又极其平静地继续说——

莫尔：我们是在您哥哥的屋里找到这些东西的。您为什么对我们隐瞒了他有这么多邮票的事实？

索菲：您问的是我什么时间和在哪

里最后一次买的邮票。

莫尔的双眉皱了起来。他拚命地吸了几口烟，又在白色和红色的卡片上写了些什么。

莫尔：140张邮票！你们谁需要这么多邮票？要用它们干什么？是谁负责去邮筒投信的？

索菲：问候朋友和家人用的。我们写信很多。

电话铃响。莫尔拿起话筒，听对方说了句什么，又挂了电话。他按桌上的开门钮。但门没有打开。

莫尔：那么，您认识这些邮票了！

索菲：我只是猜测。您是在我哥那里发现这些邮票的，不是在我那儿。

这时索菲发现门轻轻地开了。一个穿便衣，年长于莫尔，留着短发的男人走了进来。他是莫尔的上司，他和莫尔交换了一下眼光，就不动声色地将双手交叉在胸前，靠门站在索菲身后观察着屋里的一切。索菲很紧张，不敢回身去看。

莫尔：您是不是有台打字机？

索菲：我哥房间里的那台是房东太太的。她借给我们，我哥要打点儿东西。

莫尔：什么？

索菲：一篇关于哲学和神学问题的文章。

莫尔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传单。上面写着《致全体德国人民》。

莫尔：不是这张传单吗？

索菲：不是。

莫尔：那有没有这些话，比如，“希特勒已不可能赢得战争，他只是在延长战期”。或者，也许是这类句子“犯罪行为

并不能使德国赢得战争”，又或者是“未来的德国只能实行联邦制……实行言论自由，信仰自由”……

索菲：这些不是汉斯写的。

莫尔：那是您写的了？

索菲：也不是。

莫尔又在白、红卡片上做记录。

莫尔：但是，您信仰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喽？

索菲：我始终不关心政治。

莫尔把那张传单放到索菲面前——

莫尔：不管怎样，经过字体检测，这传单就是您屋里搜出的那台打字机打出来的。本月初，这张传单被邮寄给了很多人，特别是奥古斯堡和慕尼黑两地。

索菲：我对此一无所知。

她把那张传单推到一边。

莫尔的上司给他递了个眼神色，莫尔领会了他的意思，就起身走出去——

莫尔（对索菲）：坐着别动。（又对那个女书记员）看着她。

索菲这时转身，看到莫尔的上司在他们两人身后把门带上了。

索菲又朝那个女书记员望去，她依然是冷漠、拒人千里之外的表情。

38. 维特尔斯巴赫宫，审讯室，夜/内景

索菲不安地等待着。女书记员冷漠地看着她，并用铅笔敲打着桌面。索菲也没有对这女人示弱，她挺直身子坐好。

莫尔拿着一叠字纸走了进来，放在桌上。他把桌上的卡片往旁边挪了挪，打开一个封套，从里面拿出一张已经撕成小片儿，又被黏在一起的手写传单，摆到

索菲面前——

莫尔：我们发现您哥哥撕毁这张传单时，您在场。还记得它吗？

索菲：不记得。

莫尔：在您编谎之前，先念念！

索菲（念）：“20万德国兄弟因相信一个军事骗子的蛊惑宣传，做了他的牺牲品。”

莫尔：怎样，它提醒您想到了什么？

索菲做不解状，摇头。

莫尔：没让您想起刚才看过的那第六号传单上跟这同样的调子吗？

索菲不语。

莫尔：还有那笔迹？

索菲：我不认识。

莫尔：行了，您别装了。这张诽谤传单的版权是个叫克里斯托夫·普罗布施的人，他是您在因斯布鲁克的一个朋友。

索菲一惊，脸上掠过一丝不安。

莫尔：我们在您家里找到了他写的信。笔迹和这一模一样。普罗布施，以前也是享受元首恩惠（十分嘲讽的口吻）的医学系学生；一个富有的自由职业学者的儿子。别人都在前线担惊受怕时，他却贪恋家庭，守着故乡的山水图安逸。也是个身在福中却吃里扒外的家伙。除了您哥哥和这个克里斯托夫·普罗布施之外，还有什么人参与了写传单的事？

索菲：请您不要不停地糟贬人。

莫尔示意索菲面前桌上的证据。

莫尔：您明知有义务供认实情，全部招供，但还是胆大包天地对我隐瞒了这些从您屋里找出来的证据！

索菲：我只能承认我知道的事情。

莫尔：您想听听，您哥哥在跟您一样胡说八道一通之后，又是怎样招供的吗？

索菲勉强地点头表示同意。莫尔盯着索菲，一边非常缓慢地把刚才拿来的那张纸翻过来——

莫尔（念）：“在确信我国在东部战场失利的战局，不可能面对不断大幅度增长的英国和美国军事实力去取得战争的胜利之后，我经过了很多痛苦的思考，认识到，也许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继续无谓的牺牲，并保全欧洲的精神理想，那就是尽快结束这场战争。此外，在我看来，我们对被占地区及当地人民的态度就是一种白色恐怖。”

索菲哑然，但坚持反驳——

索菲：这不过是一个政治观点的解释，根本不是承认你们所指责的罪名。

莫尔：这是涣散人心，严重谋反！

索菲：再说，我也根本无法想像，我哥会说出这样的供词。

她感到莫尔此刻已怒不可遏。

莫尔：您是不是以为，我给您念的是我们编的假供词？

索菲向前探了探身，有力而明确地说——

索菲：只要不是我哥亲口对我这样说，我就不相信他会说出这样的话。

莫尔：您哥哥的这些话无情地败坏了我们的战士。

索菲：他谁也没有败坏。他只是论证道理。

莫尔拿起一张黄卡，好像需要再看上面的名字。

莫尔: 想想您的未婚夫, 弗里茨·哈尔特纳格吧, 朔尔小姐! 如果他在这儿的话, 您怎么对他说呢?

索菲: 战争已经失败, 任何继续的牺牲都是毫无价值的。

莫尔毕竟是刑侦专家, 他老练地继续一步一步盘问——

莫尔: 那么, 艾克迈尔的那个画室是不是可以提醒您点儿什么呢?

此刻索菲明白自己在劫难逃了。盖世太保发现了画室和油印机。她的抵抗力开始崩溃, 但还是绝望地做出了最后的反击——

索菲: 是的。艾克迈尔几个月前去克拉考做建筑师了。他把画室的钥匙留给了我们, 为了让我们给朋友们看他的画作……

莫尔粗鲁地打断了她的话——

莫尔: 那架油印机上的许多指纹是您哥哥的! 您哥哥已供认不讳, 所有一切都是他一人干的, 那6份传单都是他起草、复印, 散发的。他准备在一夜之间把5000份传单全部散发到慕尼黑!

莫尔把那张供词扔到索菲面前, 给她看汉斯的签名。

莫尔: 您和您哥哥同住一个屋檐下, 又是您和他一起出现在大学二楼的长廊里。现在您要让我们相信, 您跟这一切都没有干系? 您说学校里到处摆的那些诽谤传单只是些无谓的文字? 您还是招认, 是您和您哥哥一起写、印、一起散发了这些传单吧!

索菲已别无选择, 承认了一切——

索菲: 是我。而且我为此而自豪!

沉默。索菲注视着莫尔, 他把释放证拿起来, 揉成了团儿, 装进了上衣的内袋。在一张白色卡片上, 他在一些记录的文字上画了个勾。

索菲: 我和我哥会被怎样处理?

莫尔: 您早点儿考虑到这一层就好了, 朔尔小姐。

索菲: 会株连我们全家吗?

莫尔: 这不归我管。

索菲: 我想去洗手间。

莫尔看表——

莫尔: 现在不行。

索菲支撑不住了。她瘫在椅子上, 声音微弱, 不再盯着莫尔。莫尔正在斟酌蓝色卡片上的记录, 并把部分内容抄到白卡片上——

莫尔: 那些传单是谁起草的?

索菲: 我。

莫尔(生气地): 您又开始编谎了, 朔尔小姐! (然后和蔼却不怀好意地) 我们几周前就做过科学鉴定了, 那些笔迹基本上可以肯定是个男人的笔迹, 一个脑力劳动者。就是您哥哥!

莫尔指着面前及索菲桌上的罪证。

莫尔: 是谁把这些油印的传单送去邮寄的?

索菲: 我哥和我。

此时她脸色苍白, 看上去身体不适的样子——

索菲: 抱歉, 我必须去趟洗手间了。

莫尔不耐烦了。他把白色卡片收成一摞, 重重地甩在桌上, 抓起话筒——

莫尔: 洛赫尔! 带她去洗手间!

索菲看到莫尔走向房间的洗手池,

接了一杯水,取出一片药。这时洛赫尔进来——

洛赫尔: 走吧!

39. 维特尔斯巴赫宫, 走廊, 夜/ 内景
索菲跟着洛赫尔往洗手间方向走去。镜头紧跟着索菲。她思索着眼前的新情况。

40. 维特尔斯巴赫宫, 洗手间, 夜/ 内景

一间很大的卫生间。一面模糊不清的镜子。索菲站在镜前看见洛赫尔的侧影。她已经精疲力尽。从龙头上接了一口水吞了下去,并用凉水冰了一下前额,又拢了拢头发,看了看镜中自己苍白的面容,把头上的发卡重新卡了一下。然后她把头靠在镜子上,歇息了一下。

她含着热泪在心里和乌尔姆、父母家人,还有她的自由告别,然后深吸了一口气。

洛赫尔在外面敲门。

此时索菲怀着重新聚集的勇气准备和莫尔继续斗争。

41. 维特尔斯巴赫宫, 走廊, 夜/ 内景
在返回审讯室的途中, 索菲意外地看到了她的朋友和同谋维利·格拉夫。

维利和他妹妹安内莉塞被两个便衣带着走过来。他们的手被铐着。

安内莉塞: 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便衣: 安静!

当维利和安内莉塞被带着经过隔壁审讯室门口时,从开着的门里,索菲听见

她哥哥的声音——

汉斯(画外): 你们把他们俩弄到这里来干什么?

她看见维利路过她身边时,做出不认识她的样子。同样, 索菲也装出完全不认识维利和他妹妹的样子。

洛赫尔: 朔尔小姐, 您不认识您的搭档吗?

索菲不语。

洛赫尔: 现在调查步步深入了。

索菲走过开着门的那间审讯室,看见一个很大的房间。在审讯灯下,坐着她哥哥。汉斯朝她笑了一下。他看上去很



累,但是那笑容表示鼓励。洛赫尔推着索菲继续前行——

洛赫尔: 快走! 右边下一个门。您该认识门吧。

42. 维特尔斯巴赫宫, 审讯室, 早晨/ 内景

1943年2月19日。星期五。

镜头切入继续审讯画面。女书记员正在速记打字。莫尔站在她身后看着,并继续盘问索菲——

莫尔: 大学里, 路德维希大街, 圣母广场, 考芬格尔大街以及施瓦宾格的那

些“打倒希特勒”、“自由万岁”等标语，还有那些被涂抹掉的字都是谁干的？

索菲：是我和我哥。

莫尔疲惫地叹了口气。他又在一张黄卡片上写着什么——

莫尔：您哥哥在大学被抓住后，曾说“回家去，告诉阿莱克斯，让他别等我了”。当时舍尔蒂林格就在他旁边。他的意思是报信儿，让施默莱尔逃跑吧？

这是莫尔第一次点到她的同谋战友的名字。不过，索菲头脑很清醒，她根本不给莫尔机会——

索菲：汉斯本来和施默莱尔有约。他只是不想让他空等而已。

莫尔：您跟施默莱尔谈过你们的计划么？

索菲：没有。

又一张黄卡片。女书记员做完了记录。把打好的记录从打字机中取出来，和其他的几张一起整理好，递给了莫尔。

莫尔：那您和格拉夫谈过吗？

索菲：也没有。

可以看出来，莫尔根本不相信索菲的话。他疲倦地说——

莫尔：您为什么还是不断地撒谎，朔尔小姐？

索菲：我没有说谎。

莫尔拉开了窗户上的遮光帘。索菲看见窗外对面楼顶上冉冉升起的早春的太阳。莫尔打了个呵欠，看上去疲劳不堪，他在努力打起精神。相反，索菲倒是全神贯注，精力集中的样子。她把头发用发卡又往后理了理。

莫尔停止审问，往烟斗里装烟，点

着。桌上的卡片凌乱地摆着。他把打好的供词推到索菲面前——

莫尔：这是您今天的口供，签个字吧。

索菲瞟了一眼那张记录，拿起莫尔递给她的笔签了字。

莫尔走到门口，开门喊助手——

莫尔：洛赫尔！

洛赫尔走进来。

索菲从挂钩上取下外衣搭在手臂上，出门。

43. 维特尔斯巴赫宫，地下走廊，早晨/ 内景

索菲挺直身体，沉思着向监狱楼走去。她注意到洛赫尔在旁边毫不掩饰地打量着自己。

洛赫尔：现在，你们的革命怎么办？

索菲没理睬这个盖世太保走卒。

44. 监狱楼，囚室，早晨/ 内景

索菲心情沉重，面色苍白，仍昂着头走进了囚室。她看到一缕阳光从墙上的窗孔里斜射进囚室。

埃尔泽披着毯子，正等着她，还为她留了早饭。索菲看到埃尔泽起身，放下毯子，迎着她走过来。

索菲：有早饭？

埃尔泽：我给你留的。过来，坐下。

索菲在桌前坐下。埃尔泽把毯子围在她肩上。

索菲：我哥怎么样了？

埃尔泽：他也回囚室了。不过，今天又来了两个学生。跟你们一样也是兄妹。

索菲点头。她已经看到格拉夫兄妹了。她放松了一下。埃尔泽过来，在她身

边坐下，她显得不安又好奇。这种亲近令索菲感到安慰。

埃尔泽：大伙都在议论你们俩如何顽强地对付他们。

索菲点点头，苦笑了一下——

索菲：斗争了，但失败了！他们找到了我们印传单的证据。

埃尔泽被这个消息惊呆了。不过她像对付狱中一切事务那样，练达地帮索菲面对这个现实。

埃尔泽：真见鬼！这就是说，你们暂时要在这呆一段了。（稍顿）不过，别丧气！我哥和我已经在这儿关了1年零6天了，到今天还没判决呢！

索菲受到鼓舞，她叹了一口气——

索菲：你说的对，判决肯定还需要一段时间。

埃尔泽：在这儿你将学会忍耐。争取到时间，就会争取到一切。判决之后，他们也顶多把你送到达豪，把你哥送到劳改中队。

索菲：但愿如此了！

她开始慢慢地往干面包上涂果酱，想吃点儿东西。

埃尔泽：莫尔今天下午对洛赫尔说过，德国本来很需要你们这样的人。不过要对你们进行彻底的再教育改造。也许他们会试着对你们进行“世界观培训”。不过，他们也得看看情势了。这一点我先跟你说在前头。

索菲：为什么？

埃尔泽：就连最上面那些要人都闻风丧胆了。很多人都说，至多再有8到10周，外国军队就打进来了。然后势如破

竹，锐不可当，德国就要解放了。

索菲：那我们呢？

埃尔泽（斩钉截铁地）：他们第一步要解放的就是我们这些人，因为我们是反抗纳粹的。

索菲：什么时候通知我父母我们被捕的消息的？

埃尔泽：这个我不清楚。

索菲：要是我母亲知道我们被捕了，那她会受不了的。她已经60多岁了，病了好几个月了。要是盖世太保再找到我家，要株连九族，那……

埃尔泽：你父亲呢？

索菲：他比我母亲要年轻10岁。另外他总是给我们打气和鼓劲儿。

埃尔泽：那你母亲就不会一个人扛着了。

索菲：对。我的姊妹也在他们身边。

索菲的床已铺好，上面放了一件睡衣。她没吃完面包，就走过去坐在床沿儿上，然后躺下，把毯子拉着盖上。斜射进来的阳光照在她脸上。

索菲双手交叉枕在脑后，盯着天花板发呆，之后她闭上眼睡着了。埃尔泽把自己的外衣加盖在索菲身上。

45. 监狱大楼，囚室，白天/内景

阳光已褪去。囚室的窗户沉在阴影里。索菲侧身熟睡在囚床上。

院子里一群人在奔跑。可以听见口令声——

画外音：立正！

德国南部小城。1933年那里建立了第一个纳粹集中营。——译者

汽车在跌跌撞撞飞驰出去。索菲被吵醒。一切又恢复寂静。

索菲坐起来，拨开遮在脸前的乱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她看见埃尔泽裹着毯子坐在床上。她睁开眼看了索菲一下，又阖上眼睡着了。

索菲悄悄走向洗手池，怕吵醒了埃尔泽，用手指抹了点牙膏，漱起口来。

这时洛赫尔走进来——

洛赫尔：穿上外衣，朔尔小姐。5分钟后，要继续审问。

埃尔泽醒来。洛赫尔出门。

埃尔泽：这又怎么了？这个混蛋！

埃尔泽站起来，在背景阴影里整理索菲的床铺。二人对视。彼此会意。

46 维特尔斯巴赫宫，审讯室，白天/内景

索菲正在接受莫尔的审讯，书记员在场。莫尔面前摊放着若干黄色卡片。旁边是蓝色的。红色和白色的放在下面。

切入外景。刺眼的、二月的斜阳射在邻楼墙上。莫尔没有怠懈。现在问到索菲的朋友们了。他拿着一张传单——

莫尔（读）：“我们决不沉默，我们是你们毒恶的良心！白玫瑰不会让你们安宁！”这个“我们”是谁？

索菲：这是我哥哥写的。

莫尔：在第四号传单下面注有“请复制并转发”的字样。（他拿起第五号传单读）“这里末尾处是反抗纳粹运动的讲演”。这听起来不像是个别人干的事。

索菲：没有什么组织。

他又拿了一张黄色卡片——

莫尔：你对维利·格拉夫了解吗？

情势于索菲不利，因为她知道，维利也被捕了。

索菲：他是上士。和我哥一样也是学医的。有时到我家坐坐。

莫尔：我们知道，他也在画室里帮忙复制传单。

索菲：您可能发现他的指纹了。不过，他完全是另一时间在那儿呆过。

莫尔：什么时候？

索菲：元月中旬。那次我们让朋友参观艾克迈尔的画。所以，别人的指纹也留在了画室。

莫尔必须承认，索菲的反驳天衣无缝。他瞧了她一眼，在那张看来是记录有关于维利情况的黄卡片上写了点儿什么，又取了一张卡片——

莫尔：还有谁在场，施默莱尔？

索菲：有可能，但我不知道。因为我只是开始在那儿待了一会儿，然后就去听音乐会了。

莫尔：您听说过，格拉夫怎么谈论他在前线的事吗？

索菲警觉起来，现在是在打探格拉夫兄妹的事了，她更加谨慎了——

索菲：没有。我从没跟他聊过俄国的事儿。

莫尔：格拉夫说那里“满目疮痍”。

索菲：也许事实如此。

莫尔：可他指的并不是布尔什维克在那里造成的灾难，而是我们的战争。格拉夫也是白玫瑰成员吧？

索菲：不是。

长久的沉默。莫尔审视着索菲。她坚定地抵抗着。

莫尔: 对施默莱尔您知道些什么?

索菲: 他也是个上士, 医学系学生, 是我哥哥的好朋友。

莫尔又拿了一张黄卡片——

莫尔: 他父亲有一半俄罗斯血统, 母亲就是俄国人。他肯定很爱俄国了?

索菲: 没错。但是他憎恨布尔什维克。他们把他一家驱逐出来了。他觉得自己是个地道的德国人。

莫尔: 难道这个小伙子没有老早就打算跟服役的俄国妞们鬼混, 而不是找个正宗德意志血统的老婆, 因为他自己本身出身血统不正?

索菲: 这可是他的私生活。

莫尔: 你们朋友圈儿里怎么称呼他的?

索菲: 我和我哥平时开玩笑, 叫他舒立克。

莫尔: 政治上呢?

索菲: 施默莱尔是个纯粹感情型的人, 跟他没法谈政治思想之类的话题。

索菲看到莫尔从一个小瓶里倒出一枚药片放到嘴里。他又回到谁是同谋的话题上, 拿出一张蓝色卡片——

莫尔: 寄往萨尔茨堡和林茨的传单是普罗布施负责的吗?

索菲: 不是。汉斯没让他参与, 因为他有老婆和3个孩子。

突然, 莫尔的耐心到极限了。他猛击桌子, 对索菲吼了起来——

莫尔: 在这地方, 你他妈的是来给我说实话的! 我等着你一五一十地老老实实交待呢!

索菲起初被这突如其来的吼叫吓懵

了, 但是她丝毫没有因此动摇自己的立场。莫尔也感到, 倒是那个女书记员被他突然的暴怒吓得脸色发白, 他只好瞟向了别处——

莫尔: 格拉夫·安内莉塞呢?

索菲对想了解安内莉塞情况的莫尔, 讲了一些无关痛痒的事, 以及她对安内莉塞的评价。她说得自然, 而且听起来很像实话。莫尔取了几张黄色卡片, 在上面做着记录。

索菲: 我总共不过和她打过八九十来次交道。

莫尔: 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索菲: 谈的文学和科学。我觉得格拉夫完全不通政治。

莫尔: 不通政治, 可是又在组织?

索菲: 我再重申, 安内莉塞跟我们的传单完全没有干系。

莫尔: 那就是说, 她跟他哥哥维利完全不同了?

索菲: 维利也一样。

莫尔: 那么舍尔蒂林格呢?

索菲: 我和吉塞拉从我们在慕尼黑读书以来, 就经常在一起。我是在克劳亨维斯的劳动青年军营认识她的。她是个很有国家社会主义觉悟的人。

莫尔: 按照您的说法, 朔尔小姐, 整个帝国都是乌托邦派和抵抗运动热心分子的天下。

索菲: 那样的话, 对您来说, 不就一切都在最佳秩序之中了, 莫尔先生?

莫尔盯视索菲许久, 然后开始审问。显然是盖世太保已经证据在握的事实。他从档案柜里拿出一份卷宗摊开——

莫尔: 根据我们的调查, 这个所谓的白玫瑰元月份一个月就购买过总计一万张打印纸, 两千个信封。是谁干的?

索菲: 我哥和我。

莫尔眼角瞟了一下他那张蓝色卡片上的记录——

莫尔: 听起来似乎可信。因为最初的四批诽谤传单只印了一百份。不过, 您不会是想让我相信, 第五、第六批的上千份传单完全是您和您哥哥两人干的吧?

索菲: 是我们昼夜加班干的。

莫尔显然在克制自己不要光火——

莫尔: 同时还要去上课, 就像您所证明的那样?

索菲: 没错。我们想造成一种我们的抵抗队伍阵容壮观的印象。

莫尔死死盯住索菲。索菲预备好了对付他的又一次暴怒。

莫尔: 我们知道, 您哥哥, 格拉夫和施默莱尔, 还有一个叫什么富尔特文格勒的, 和一个叫维腾斯泰恩的一块儿在

东部前线待过。他们都在慕尼黑上学。(迟疑片刻) 那么难道他们不在一起交流政治看法吗?

索菲: 我哥跟我谈过前线大批人员死伤的情况, 但从未提起过他的战友。

莫尔: 这我不能相信您, 朔尔小姐。

索菲: 现在谈起政治话题, 人人可都小心得要命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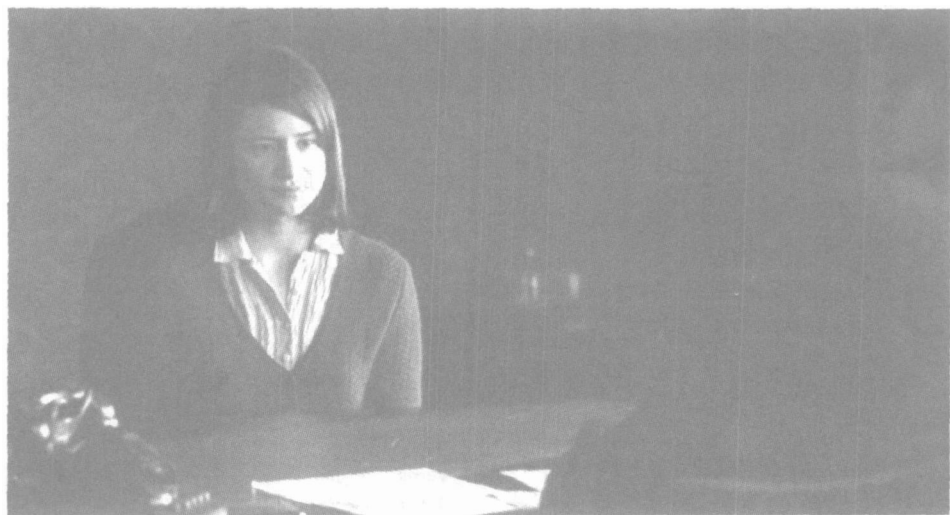
莫尔(奸笑):就像您搞的传单活动一样!(突然又严肃地) 从哪里搞来的这些地址?

他把一个地址簿举到索菲面前。

索菲: 从德意志博物馆的电话簿上抄来的。

莫尔从他的档案中抽出一张蓝色卡片念道——

莫尔: 斯图加特。元月27号及翌日早晨在该市邮局有人投寄了约七百封传单信。同一时间慕尼黑这里也投递出了两千封。您哥哥一人根本不可能干得了这活儿.....两千封!



索菲放心了,她可以有理有据地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解脱其他人——

索菲: 27号我坐晚上快车去了斯图加特,传单随身带在箱子里。到站后,我把约有一半的传单就塞在车站旁边的邮筒里。其余的第二天一早投进了住宿附近的邮筒。

莫尔在卡片上好几处打钩做记号。

莫尔: 您晚上在哪里过夜的?

索菲: 在二等还是三等候车室里,我记不清了。

莫尔又打钩,并立即追问道——

莫尔: 可是您哥哥第二天一天不可能独自一人把两千份传单塞进慕尼黑那么多的电话亭的电话簿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谁帮他干的?

索菲: 我那天不在慕尼黑。

索菲故意虚虚实实让莫尔对自己捉摸不透。莫尔把蓝色卡片放到了一边,改变了话题——

莫尔: 谁资助你们印发传单的?

索菲: 我哥和我。

莫尔: 你们的生活费来源是什么?

索菲: 我父亲每月给我150马克。我哥有军饷。

莫尔: 就这点儿钱,你们两人要生活,还要买寄传单的邮票?光是您来回去乌尔姆的车费每趟就得15马克。

索菲: 我们向朋友借了些钱。

莫尔: 谁借给你们们的?

索菲不回答。莫尔又把笔记本举到索菲面前——

莫尔: 这里左边写着的一个字母 E,肯定是“收入项”的意思。跟在后面的那些

名字一定是给钱的人了。

索菲: 对。

莫尔: 那也写着您的未婚夫的名字呢。也就是说,他也是同案犯!

索菲: 不是!我们每次都找借口借的钱。不信,您可以去问问每个记在那儿的人。(强调地口气)我哥和我是你们要找的罪犯。

莫尔: 您想没想过后果?要是您和您哥哥把一切责任都包揽下来的话!

莫尔把刑事诉讼法扔到了索菲面前。索菲明显地缩了缩了身体。莫尔来回踱步,上下打量着她——

莫尔: 朔尔小姐,我们已经掌握了所有的名单!您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和我们配合工作?……这样量刑时会照顾您的。念在您的老父老母的情分上,想想您带给他们的耻辱吧。

索菲: 莫尔先生,您控告我们是犯了谋反罪。这会儿,您又是要我背叛同志,以减轻我自己的罪过?

莫尔: 供出犯罪事实不算背叛。

索菲: 我哥的战友们和此案无关。

莫尔黔驴技穷。在审讯同案犯名单的这一回合,他败了。他很是气恼。索菲可以庆贺的是: 她以没有向盖世太保提供任何足资证据的信息而获胜。莫尔拿起了电话——

莫尔: 带犯人下去。

洛赫尔带她时,索菲在门口转回身

德语“谋反罪”是 Hochverrat., “背叛”是 Verrat. 两词同一词干。索菲在这里是用文字游戏来巧妙应对,莫尔的审问。——译者

来,看到莫尔沉思地坐在桌前,手里下意识地把弄着那些黄色卡片。然后,莫尔若有所思地把最后一张传单拿起来读着。

当他俩的目光相遇时,莫尔又含服了一片药。

47. 监狱楼,囚室,夜/内景

电灯已熄灭。从外面透进来一线朦胧天色。索菲穿着睡衣沉思地坐在囚室的铺位上;身上围着毯子,双臂抱膝。埃尔泽斜倚在床上,脸朝着索菲。

索菲:我担心弗里茨。我怎么会把他的名字写在我的本子上?

埃尔泽:他在组织吗?

索菲:绝对没有。

埃尔泽:他真的一点儿也没觉察?

此刻索菲不能确定埃尔泽是不是在套问她,于是她机警地回避了话题——

索菲:没有。再说,他很忠于自己作为希特勒的战士的誓约……我们为此争论过好多次。我反对支持前线,因为这样就会延长战争。对此他很不高兴。

埃尔泽:他也在斯大林格勒吗?

索菲:他在那儿待过。幸运的是他们把他作为他那一批人的最后一拨转到雷姆贝尔格去了。他住在那儿的野战医院里,两个手指被截去,因为他和战友们连续一周时间昼夜都待在零下30度的冰雪里。我衷心希望他能熬过这场战争,但不要成为战犯。

埃尔泽:要是弗里茨知道你在这里,那他会怎样?

索菲又露出怀疑的眼神,埃尔泽只得忍受这种不信任。

索菲:他会理解我的。但愿吧。

两人相视而笑。索菲慢慢舒展着自己的身体。

埃尔泽: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索菲:在一次聚会上。我那年16岁,他已经是少尉了。我们放了一张爵士乐唱片,虽然朋友的父母禁止放“黑鬼歌曲”;有康特·巴锡、萨奇莫,特别是比莉·霍丽黛的歌!

索菲开始哼爵士乐的调子。两人还一起用手指敲着节拍。她们互相对视着,笑了起来。索菲越来越放松了,表情也活泼了许多。虽然坐在床上,竟手舞足蹈起来。或许当初她就是这样跳舞的——

索菲:弗里茨请我跳舞。我鼓起勇气跟他跳了起来。就像做梦一样。

埃尔泽:才16岁就这么多情。他长得什么样?

索菲(思念地):高个儿,深色的头发,充满想像力,总是逗得我开心不已。(低声,充满感情地)那种无私的爱情是一种多么神奇的东西!

一阵静默。

索菲:不过我们的观点有时候很分歧。所以我经常问自己,这可不可以成为我们共同生活的基础。我觉得,有些人只能携手走一段路程。

埃尔泽:只一段?

索菲:是呀。一旦走的道路不同了,他们就会各自沿着自己的路走下去。尽管如此,弗里茨和我现在不能只是朋友和伙伴,我们需要爱情。(温柔地)我只想在他身边安静地休息,除了他的身体衣服之外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感觉。

埃尔泽: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于你, 我们的心烦躁不宁, 只有在你那里它才能平静。

索菲看着天花板出神。

49. 维特尔斯巴赫宫, 囚室, 白天/ 内景

1943年2月20日。星期六。

候?

索菲: 去年夏天。我们一块儿在卡罗琳恩西尔的北海边。我们一大清早就坐渔船出海了。晚上坐交通艇去北海浅滩。夜里我们唱歌, 谈论和平。那儿没有军人, 没有飞机, 没有轰炸! 只有大海, 天空, 风和我们的梦想!

埃尔泽没再说话。她感觉, 索菲此刻已经随着思绪飞出了这间盖世太保的牢房。索菲满怀思念地进入梦乡。

48. 监狱楼, 囚室, 夜/ 内景

半夜。两个女人正在睡梦中。突然听到惨烈的喊叫。之后, 是盖世太保用刑时常有的杖挞声。她俩被吵醒了——

索菲: 这是什么声音?

她看着不太惊慌的埃尔泽问。埃尔泽只是非常困倦地睁眼看着屋顶。

埃尔泽: 别慌, 别慌。现在只对俄国和波兰人用刑, 还不会动你哥哥的……

一声又一声的惨叫, 折磨着人们的神经。终于, 又安静下来了。索菲开始为自己祈祷——

索菲(耳语般): 亲爱的上帝, 我别无办法, 只能向你诉说了; 我什么也做不了, 除了把我的心交给你。你要我们归属

索菲独自一人在囚室。她站在洗手池镜前, 用毛巾的一角擦洗着眼睛, 抚平衣服的皱折。门开了, 索菲从镜中看见埃尔泽走进来。她看上去很着急。索菲朝她转过身去, 预感到出了什么事。埃尔泽气喘吁吁地对索菲说——

埃尔泽: 一个叫亚历山大·施默莱尔的逃走了。今天早晨开始通缉他, 悬赏一千马克。

索菲眼里闪出亮光。表现出喜悦! 舒立克逃跑了! 这是多大的喜讯! 索菲把毛巾放到了一边。

门上的小窗开了, 送进早饭。埃尔泽给索菲把汤端到桌上——

埃尔泽(厌恶地): 又是馊汤。

索菲(望着门): 送饭师傅, 能再给我一份吗?

埃尔泽: 你可真会幽默!

索菲笑着坐下, 慢慢地搅着铁皮碗里的汤, 开始吃早饭。

索菲(开怀地笑着): 你知道吗, 我们总是说, 下雨时, 要高兴; 你不高兴, 雨也不停。

我们和埃尔泽一起细细端详索菲的脸庞, 她正在饶有兴致地吃着那碗猪食。

洛赫尔推开门——

洛赫尔: 朔尔出来! 格贝尔干活去!

50 维特尔斯巴赫宫, 审讯室, 白天/
内景

这次审讯, 女书记员没有在场。莫尔把他的笔录整理到一起。他把那些卡片订成一沓, 又用橡皮筋扎住。最后一次审讯开始了, 接下来的对话很激烈, 双方都很情绪化。不过, 莫尔倒是平静、和蔼地开场的。他是一个顽固的纳粹分子, 但是, 索菲的气度和她拒不泄露半点儿机密的品质连他也感到钦佩。当然, 他仍努力企图说服她, 至少让她与自己的政治理想脱离, 从而达到向她灌输反动政治观点的目的。所以, 莫尔的开场白也格外地开明和温和。

索菲甚至从莫尔那里得到了一杯煮咖啡, 这让她十分意外。他推给她一个杯子, 从保温壶中给她倒了些咖啡。因为胃痛他本人没喝咖啡, 也没抽烟——

莫尔: 呷, 您喝吧。

索菲(惊讶地): 这可是真正的煮咖啡!

索菲小口啜饮着咖啡。莫尔目不转睛地望着她——

莫尔: 您的目的不也是为了德国人民的幸福吗, 朔尔小姐?

索菲: 是。

莫尔: 您不像那个酒贩子出身的埃尔夫泽, 用暗杀的方式给元首放定时炸弹。您的口号虽然错误, 但是, 却是用和平方式进行斗争的。

索菲: 那为什么一定要制裁我们?

莫尔: 因为法律这样规定的! 没有法就没有体统了。

索菲(非常认真地): 您所依据的法律, 在1933年的政变之前还保护言论自由。而今在希特勒统治下, 这个法却要对自由言论者判处坐牢和杀头, 这还算什么体统?

莫尔: 除了法律之外, 还可以靠什么来治国? 甭管是谁的法!

索菲: 靠您的良知。

莫尔: 扯淡!(指着他第一次审讯时引用过的那本刑法手册) 这是法, (又指着索菲) 这是人; 作为执法人员, 有义务考察这二者是否彼此一致, 如果不一致, 就有犯罪存在。

索菲: 法律可改变, 良知则不可变。

莫尔: 如果每个人都按自己的良知随便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那社会将会成什么样子?——您倒是想想, 别的不论, 假定, 罪犯一旦成功地推翻了元首的统治, 那么国家将是什么样? 肯定会匪逆猖獗, 天下大乱! 那些所谓自由思想, 联邦政治, 民主政治, 我们见得还少吗? 我们早知道他们要把国家引向哪里去。

索菲: 如果没有了希特勒和他的政党, 才会有每个人的权利和秩序, 才会保护个人不受专制统治。而失去这些权利和自由的只能是他的同党。

莫尔: 同党? 专制统治? 谁给您权利这样出言不逊?

索菲: 您因为几张传单就说我和我哥是“罪犯”, 尽管我们并没有怎样, 只不过是游说了一下, 您才是出言不逊呢!

此刻莫尔的反应开始刻毒起来, 完全暴露出一副鄙琐的嘴脸, 和那个心理阴暗, 整天做着大帝国梦的、纳粹头子希

特勒一模一样——

莫尔：您和您的家人真是无耻地利用了给您的特权，却忘恩负义。国家正处于战时，但您却能用国家的钱读大学。而我在那个见鬼的民主政治时期却只能学裁缝……您知道吗，是谁让我当警察的？是占领普法尔茨时的法国人，而不是德国的民主政治分子。要不是元首的领导，我还在皮尔玛森斯当乡村卫兵呢。凡尔赛的可耻专制，还有通货膨胀，经济萧条和失业，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挽救的。

索菲：还把德国卷入了战争！

莫尔：是英雄之战！您拿着和我们一样的食品供应卡，却和我们作对，蔑视我们。您本来就比我们活得舒服。您根本没有理由这样……到底您为什么这样不满。元首和人民保护您……

索菲：在这里，在维特尔斯巴赫宫？还是在我家被株连的家人那儿？

莫尔（提高嗓门）：……我们德国士兵在保卫帝国和人民免受财阀富豪和布尔什维克的统治。我们为了强大和自由的德意志祖国而战。休想再让外人占领德国的土地，这点我明白告诉您！

索菲：……直到战争结束后，大批外国军队再次开进德国，所有人民指着我们的鼻子说，当初是我们逆来顺受地没有反抗希特勒。

莫尔：如果最后战争胜利了，在经历浴血奋战和艰难困苦之后，德国实现了您当初加入德意志少女联盟时所追求的自由和富裕，到那时您还会说什么？

索菲有些语塞。当然不排除战局还

会发生变化，却又没有把握——

索菲：在希特勒统治的德国，没有任何人还奢望这点。

莫尔：可我说的是，如果要是有那么一天呢？

索菲一时无言以对，她沉默不语。莫尔继续——

莫尔：您是新教徒吧？

索菲：是。

莫尔：教会不也要求它的信徒要相信它，追随它，即使他们心有疑惑？

索菲：在教会，人人都是自愿的。而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分子不给人任何选择余地。

莫尔：为什么您这样年轻，却为了一种错误的理想，去冒这样大的险？

索菲：我别无选择。

莫尔：我无法理解，以您的才能，您的思考和感情不能追随国家社会主义。一个自由、富裕、荣誉、讲究道义的国家体制，这是我们的信念！

索菲：您做事讲究道义吗，因为一张传单您就逮捕我们，审讯、无情地惩罚我们？难道国家社会主义分子打着自由和荣誉的旗号使整个欧洲血流成河，这还没有让您睁开眼睛？如果德意志青年不把希特勒赶下台，去帮助建立一个全新的、文明的欧洲，德意志的名字将永远被玷污。

莫尔：新欧洲只能是国家社会主义的。

索菲立即回击，她斜眼瞟了一下墙上希特勒的像——

德国西部小城，为制鞋业重镇。——译者

索菲：难道您的元首是个疯子不成？您只要想想他搞的种族歧视！我们乌尔姆曾有个犹太教师被抓到一队冲锋队员面前，命令每个队员向他脸上吐唾沫。之后他就像1941年以来慕尼黑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一样，突然失踪了。据说好像是送到东欧当劳工了。

莫尔：这种无稽之谈您也相信？那些犹太移民出境了，是自愿的。

索菲：前线回来的士兵早就说过有集中营的事儿了。希特勒是打算把全欧洲的犹太人斩尽杀绝的！早在20年前他就说过这种疯狂的想法了。您凭什么认为，犹太人是和我们不一样的人呢？

莫尔：这群无赖带给我们的只有灾难。但是您也属于头脑混乱而无知的青年人。教养差……这样无知，没准也是我们的责任……像您这样的姑娘，是我的话，我会把您教育成另外的样子的。

索菲看到莫尔退到了灯后阴影里。

索菲：您知道我震惊成什么样吗，当我听说国家社会主义分子把弱智的孩子用嘎斯和毒气害死的时候！我母亲的女友们告诉我，教会救济院女护士们管的孩子们被大卡车拉走了。留下的孩子问，那些孩子被送到哪里去了？护士们说，他们去天堂了。于是剩下的孩子们唱着歌也登上了卡车。

索菲几乎忍不住激动和愤怒的眼泪，但是仍努力克制住自己——

索菲：您认为，我没被教育好，因为我同情这些人？

莫尔：那都是些不值得同情的生命。您学过护士，您肯定见过精神病人？

索菲：正因为这样，我才清楚地知道，无论什么情况下，任何人没有权利滥用只有上帝才有的判决权。没人能知道，一个精神病人心灵里到底想的什么！没人能知道，痛苦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内心感受。每个生命都是珍贵的。

莫尔：您必须适应这点，一个新时代终于开始了。您所说的都很浪漫，跟现实没关系。

索菲：我说的都和真实有关，都跟道义、道德和上帝有关。

莫尔开始怒吼——

莫尔：就没有上帝。

莫尔走到窗户边，向外望去。他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停了一会儿——

莫尔：杀犹太人，杀小孩儿……这都是胡扯。

又一阵沉默。他似乎也疑惑起来。莫尔又转向索菲，长时间地看着她。最后，他改变了口气，用平静的语调——

莫尔：难道不是您听信了您哥哥的话，以为他做的事都是对的，您只是跟着——一块儿干了而已？不要把这个写进口供记录里好吗？否则就没人能帮您什么了。

索菲意识到，一般在盖世太保手里很难得到这样的退路与和解的机会。她沉默片刻——

索菲：不，莫尔先生，因为事实并非如此。

莫尔又极认真地解释，试图再次提醒她——

莫尔：我可是为了帮你，朔尔小姐。您瞧，我有一个儿子，他比您还小一岁呢。朔尔小姐，他有时也会满脑子荒唐想

法。但是，现在他在东部前线，因为他知道，他得履行他的义务。

说着，用手去揉胃部。索菲把这个机会看在眼里，趁虚而入，她用温和的口气说——

索菲：您还相信这场战争有最后的胜利吗，莫尔先生？

莫尔犹豫一下，避开索菲的问题——

莫尔：我说，朔尔小姐，您要是周密考虑过的话，就不会把自己卷进这样的活动中去了，事关您的性命。

索菲盯着他看。她知道这是性命攸关的事，但她别无选择。莫尔看到她哑口无言的样子，就继续他的攻势。他让索菲听审讯记录上的最后一段话——

莫尔：这儿……在记录里我这样写的：“在我们谈话之后，您是否已经认识到，您和您哥哥的行为方式——特别是在战争进行到眼下这个阶段，对于社会，尤其是对于我们在东部前线艰苦作战的部队来说——你们的行为被视为犯罪，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索菲看到莫尔垂下拿着那张记录的手，几乎是用恳求的目光望着她。索菲没有立即回答，内心在斗争——

索菲：不。从我的立场看，不是这样。

莫尔：您的未婚夫还躺在野战医院呢！承认错误并不是背叛你的哥哥……

索菲：……但是却背叛我们的理想。再来一次，我还会这样做。因为不是我，而是您的世界观错了。

索菲直视着这个盖世太保特工，他的脸变得更冷酷了。

索菲：至今我仍认为，我为自己的人民做了最大的努力。我不后悔，也愿意承担全部后果。

索菲明白，她放弃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莫尔叹着气，摇摇头。他拿起电话拨号——

莫尔：书记员来打字……对，您告诉头儿，我们这就要结束了。

索菲和莫尔对视。莫尔转身掐灭手中的烟，走到洗手池旁洗手。

51. 维特尔斯巴赫宫，走廊，入口大厅，夜/内景

索菲被带出审讯室，经过楼梯来到监狱楼。她步履缓慢。洛赫尔疑神疑鬼地从侧面瞧着她。

洛赫尔：怎么了？

索菲无言。洛赫尔鄙夷地皱皱眉，然后又朝前看去。索菲正气凛然。

52. 监狱大楼，囚室，夜/内景

索菲自制地抬头挺胸走进囚室。她身后是嘎吱嘎吱的钥匙上锁声。她看到埃尔泽正焦急地等着她，想知道事情怎样了。

索菲几乎是歉意地笑了笑。埃尔泽的问话就在嘴边，但她没有问及这次审讯结果如何。她感到索菲心情异常，所以也忍住了自己带来的消息，她想安慰索菲。她扶着索菲的肩膀，把她带到桌边。桌上温馨地摆着一小堆儿好吃的东西：茶，饼干，香烟，黄油，面包，奶酪和香肠。

埃尔泽：这是牢友们送的。

索菲又自豪又感动。

埃尔泽：看这儿，还有香肠呢！

索菲看到，今天埃尔泽把这个囚室

装点的很温馨。

埃尔泽：吃吧，动手，索菲，吃吧！

索菲没有立刻动手。虽然这些东西已经引起她的食欲，但是她脑子里仍是审讯和她驳斥莫尔的言辞。埃尔泽疼爱地把桌上的东西朝她面前推了推——

埃尔泽：差不多每人都送了点儿东西来。

索菲还在想着刚才的事儿——

索菲：莫尔给了我一次退路，要是我肯背弃我们的理想的话；可是我没接受。

埃尔泽十分惊讶——

埃尔泽：看在上帝的份儿上，为什么不接受呀？（焦急地）索菲，你还这么年轻，你得为了自己和你们的理想活着，还有你的家人。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接受他的条件吧！

索菲：不能反悔了。

这时，她开心、贪婪地吃了起来。埃尔泽明白，她已经下定决心了。

索菲：真棒，黄油面包。

埃尔泽几近目瞪口呆。索菲胃口大开地吃着面包，还想去抓一片香肠，但又停了手——

索菲：可以给我哥送点儿上去么？

埃尔泽：行，肯定可以。周六只有平时一半的岗哨值班。

索菲开始迅速地把一半食品包起来，问埃尔泽——

索菲：你有笔吗？

埃尔泽：干什么？

索菲：给汉斯和维利写几句。怎么，太危险么？

埃尔泽摸索着从衣裤里掏出一截铅

笔，索菲拿起两支香烟在每支上写上了“自由”两字。二人相视而笑。

索菲：你能把烟给他们送上去吗？

埃尔泽：这点儿自由，我还敢有。

几乎同时，索菲对她倾吐了少许心声——

索菲：我真高兴你在这儿，埃尔泽。

埃尔泽回报了友好又讨巧的一笑。

索菲写着，抬头发现埃尔泽正欲言又止。

索菲：怎么了？

埃尔泽：又来了新犯人。

索菲惊愕——

索菲：施默莱尔？

埃尔泽：我不知道名字。不过我会搞清楚的。反正这个新来的一直在被提审。你哥还在自己的牢房里。他们还没动维利。她妹妹在对面的外国人呆的收容拘留部，这是好兆头。

突然慕尼黑的防空警报响了。空袭警报怒吼着。索菲和埃尔泽吓了一跳。囚室的灯一下子灭了。

埃尔泽：空袭警报。

索菲：会让我们去防空洞吗？

埃尔泽：不，只是档案文件会转移。

持续不断的空袭警笛声。窗外的人们涌向防空洞。一辆车加足了马力驶出院子。车灯的亮光划过地下室的窗户。监狱楼里，犯人们也能听到岗哨急促的脚步声、栅栏门被重重关上的声响。警报声突然停住。一时间是幽谷般的寂静。到处依然漆黑一片。这时，索菲和埃尔泽听见飞机的声音。天空被照明弹照亮。索菲看到遍地是色彩缤纷，跳跃不停的反射光。但还没有听到轰炸声。不过飞机的轰鸣

声越来越让人恐怖。埃尔泽抓起毯子裹住自己，靠着囚室的墙蜷缩着——

埃尔泽：马上就要轰炸了。下来，贴着墙是最安全的。

索菲站在床上，从墙上的小窗口向外张望。随着她的眼睛我们看见维特尔斯巴赫宫主楼的影子，好像是黑暗中一棵没树叶的树。夜空中星光闪烁，探照灯的光柱不停地扫射着。

飞机的轰鸣声不断增强。防空高射炮开始射击。几乎同时，炸弹也落了下来。射击声和轰炸声都清晰可辨。到处都是爆炸声。维特尔斯巴赫宫上空的天色，渐渐被腾起的火光映成桔红色。但索菲看不见火光。

埃尔泽：你听听，还从来没有扔过这么多炸弹呢！

索菲：这会儿又得死多少人呐。

埃尔泽：快下来吧！

埃尔泽走向索菲，想把她拉下来。

索菲（兴奋地）：到处都是火光……

埃尔泽：但愿阿道夫在布劳南宫拉屎时被炸弹炸个正着。

窗外的嘈杂声愈来愈响。天空就像烧着了一样。

索菲（幸灾乐祸地）：我父亲总是躺在床上惬意地欣赏空袭警报。

埃尔泽：行了，下来吧！

索菲开始对着窗外的轰炸声小声唱起了一首歌。这是她过去在“青年联盟”时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唱的——

索菲（唱）：“需要你的时刻来临了。

做好准备吧，

投向那快要燃尽的火堆，

你就是那最后一根劈柴。”

终于，索菲听从埃尔泽的劝，下来藏身。两人都蜷缩在毯子下面。

埃尔泽：不会太久了。就要自由了。

飞机的吼声和爆炸声更响了。两个女人捂上耳朵。然后飞机的轰鸣声渐弱。

53. 监狱大楼，囚室，白天/内景

1943年，2月21日。星期日。

一个安宁，几乎春意盎然的日子。天气比前两天还要好。教堂的钟声在响。时值下午三点。门锁被打开了。索菲抬起头，看见埃尔泽，看上去她好像带来了好消息。埃尔泽等着狱吏锁上门——

埃尔泽：新进来的犯人不是施默莱尔，（稍顿）而是一个叫克里斯托夫·普罗布施的。也是谋反罪。

索菲脸上露出惊愕。埃尔泽第一次看见她这样惊魂失魄的样子。索菲就像钻进一个蜗牛壳一样躲进毯子下面，极力地想克制住自己的眼泪。

埃尔泽：非常抱歉……我以为……

索菲的泪水流了下来。

索菲：他有三个小孩儿。最小的一个刚出生。他妻子得了产褥热。

索菲拼命想忍住泪水，但还是泪流满面。

埃尔泽：他是在准备探望他妻子，领取休假证时被抓的。

索菲：他心里只有他的家庭和他们那个蒂洛尔小村。他根本没犯他们说的什么谋反罪。

埃尔泽：可是，他们在你哥身上搜出一张他写的传单。

索菲：那只是一个草稿，从没有打印

过,也从没有散发过。天哪,要是汉斯没把那张东西忘在口袋里多好……

索菲深感绝望地抱头痛哭起来。埃尔泽慢慢把她搂进怀里抚慰着——

埃尔泽:一切都还没定下来。他们审了一半停下了。

索菲拚命地想鼓起希望——

索菲:他不知跟汉斯吵过多少次了。他自己也越来越谨慎。他一直阻止我们行动,从来没有鼓动过我们。

埃尔泽:那顶多只能拘留他。

索菲平静下来,又直起了身子——

索菲:那样的话,他很快就能熬过去,孩子们就又有爸爸了。要是这个国家还有半点儿正义,那就根本不该伤他一根毫毛。

锁孔里有响声。门被打开了。索菲慢慢转身去看门口。我们随着她的目光看到莫尔走进来。他嘴里含着药片,比平时还要僵硬地挺直身子——

莫尔:您好。

他随身带着曾经装过索菲罪证的公文包。令索菲惊讶的是,这次他从里面取出的竟是香烟,皱皱巴巴的苹果和巧克力。他把东西放在桌上。埃尔泽严肃地注视着,她预感到,这次来访不是好兆头。

莫尔:给您的。

索菲:谢谢。

索菲在这个男人脸上发现一缕从未见过的,几近温柔的表情。

莫尔:朔尔小姐,您现在必须去见您的起诉人了。

索菲瞟了一眼看上去十分难过的埃尔泽。她明白了。跟着莫尔离开了囚室。

54. 维特尔斯巴赫宫,地下通道,白天/内景

索菲跟着莫尔走在去审讯室的路上。一片寂静。只有却步声。克里斯托夫·普罗布施朝她迎面走来,洛赫尔正带着他刚从魏尔斯贝尔格法官那儿出来回囚室。克里斯托夫边走边读着纸张。他抬起头,默默地盯着索菲,似乎想说什么,但没出声,只是绝望地苦笑了一下。

洛赫尔:走,快点。

克里斯托弗走过去了。索菲转身看他,却和莫尔的目光相遇。

55. 维特尔斯巴赫宫,审讯室,白天/内景

索菲站在那张此刻空空如也的桌前,满腹疑虑地看着魏尔斯贝尔格。

这个法官大约50多岁,西装领带,但没穿法袍。西装翻领上戴着纳粹党徽。他的目光冷漠无情。莫尔站在他身后,左手压着胃部。女书记员身板笔直地坐在她的座位上。

魏尔斯贝尔格:这里是我的诉讼状。明天一清早在慕尼黑人民法院第一判决委员会举行审理。传票附在里面。

索菲:明天?

她和莫尔对视。莫尔无动于衷。

魏尔斯贝尔格:此案刻不容缓。

索菲开始读诉讼书。

魏尔斯贝尔格:您可以回囚室再看。(朝莫尔)带下去!现在把汉斯·朔尔带上来。

莫尔走到门口,为索菲打开门。索菲和莫尔对视。他不敢正视她的眼睛。索菲挺直身体从他身边走过。外面,她看见洛赫尔在等她。

(待续)